三淵集 亨

書

三淵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書

與魚有鳳 十
答李顯益 三〇 戩論附
答朴弼周 八

三淵集卷之二十一

書

與魚有鳳

貽阻此久無異遠隔瞻戀實非虛語爲問窮沍學履勝迪眷集均寧否賤人比以室憂澒洞殆無寧日然必待憂盡祛心頓平而就簡策則未死前餘日幾何以是猛省起來稍有片暇輒以披閱爲事自去月看朱子大全書部馳涉幾了兼看大學草草數番則過方到誠意章覺有大疑端所謂自欺云者語類中凡有兩般說欠了分數半知半不知以此爲自欺者最

爲斑斑末後一說則直以小人閑居爲自欺其所釋自欺意義只是就欺人中略分先後表裏之勢便謂如是釋去方貼於文義未知經義果如此否而章句之合於何說亦難詳未知高明尋常看得如何離索久矣聊此發端以開講評之路想亦不厭反復也餘不宣

與魚有鳳

昌翕家禍荐酷仲母奄又棄背孤露殘命靡所依庇痛苦摧裂不自堪忍奈何奈何且日月有時亡妻葬期定矣念其存日糟糠不厭而惟窮阨流離是飽半

生鹿車之迹迨遍乎虎穴龍窟而畢竟作逆旅遊魂斯其可悼合有以慰之願得仁者一言用賁緋翣緣此窮甚不能備竹柄儀飾故挽幅闕之倘欲製副只以赫蹄寫送可矣輀葬前後遲速亦無拘而然過時因循恐遂忘置故欲速得之爾

答魚有鳳

昨在德寺以一書往復設期後企待之苦眼穿雪嶺者幾五六日亦頗反覆忖量矣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意必有疾病事故大段作戲者而亦爲之憂鬱也出山而惠書在案忙手折緘𡙇疑

則下非事故也非疾病也特左右自不肯來耳所謂寺中形勢有難久留者未知其爲何說而緣此報之不悉以致緜纏不詳之失固知在此而然左右則其細已甚以此之略敵彼之詳齟齬之爲易際會之爲難勢也無足怪也所可愧者素欠慤實言未見信尺素纏綣之懇乃爲一蒼頭口沮是宜自反之不暇何敢尤人乎然而以左右接人之道言之則偏聽僕隷之言以爲可據不信老友之說視以孟浪其亦太薄矣且朋友相求之道乃亦君子去就君子去就其可取決於僕隷之口乎事無大小義理恐不合如此竊

覵左右平素氣味從容周詳固非不足而似欠夫奮迅果決可以濟事者嘗與純行論其如此純行亦以氷湖淸潭之遊遷延不果爲一事證推類而言有可隱度者矣意者從容之過不免其便至濡滯周詳之甚不覺其已爲瑣屑所以審夫便否謹於去就圖爲萬全無敗者多出於軀殼藩籬之內未必非自私用智也至於事有偏重義有當趨者亦被此箇意思潛沮暗尼而使莫之果也夫如是亦安得忘身擔道奮迅向前做得大人之事業乎學不進有許多病凡人所患多在於克伐怨慾而吾人身上獨無一焉嘗竊

欽歎以爲難及今乃知人之做病別有所在於四者之外而其爲妨道則均矣向來去就料左右必自謂恰當無失而雖他人傍觀未必指以爲疵也僕則深有所未快者以其太詳無斷偏聽生惑自許則過擇便利與人則全無誠信非但如於氷湖淸潭所乏者韻致而已也左右亦嘗讀退陶節要序矣其所謂師友情至有許多委曲相周旋者說得有味令人感歎以此而論吾輩事無論此略彼詳其爲齟齬亦已甚矣古今人同不同固如是乎向來鄙書所報固欠詳悉亦既曰先據一室免有他撓則可知其不爲不靜

僻而不合置三思於其間也來諭以六七日同榻爲不足而變計焉則亦未之思也吾輩之與同襟期者凡有幾箇落落不合幷久矣一得團會講道論心於巖溪雪月之間雖一日足爲不朽況至六七晝夜之富乎且如鵝湖泛舟之會百原乘月之訪或一日或片時興到則往欣然相樂而罷曷嘗臨發遲徊計日淹速以爲前却如左右之切切乎古之人未嘗不欲從容周詳而要有一段活意思熱心腸用之於求友赴義之際者不啻其汲汲未暇爲萬全計耳剡溪斜川捻是故事引作話柄非不風韻而初不出於眞切

必踐之意則徒爲虗設耳僕亦懶於設期不欲爲再見欺也自此而雲飛雨散東逝西峙世故人事俱屬莽然共君一夜話定是難準擬也念及于此重增慨恨信口葛藤自知語多失中而然此因事獻規足見其區區莫助之愛虗心採納惟在左右度內如其自反而忠矣其恰當無失矣回賜駁誨亦所恭俟也不宣

答魚有鳳

鄙吝之積猶不堪數日書枉不復乃至閱歲之久似非情理雖復時時披展不滅懷中之字而禮闕來往

則太甚所恃雅亮與神會耳新春學履可想萬廻向所謂種種憂厄計已氷融矣翕頑齒滿甲自憎且驚靜中能事不過飢喫困眠幾何不爲賊乎所卬存養玩樂之云全不著題以其迹則依俙乎百源羅浮之軌而浮揚習氣要非萬嶺可鎻住至於煙霞水石癖有素而誘益甚政所謂園治而心荒者暗自發笑時頻有之自其在塵雜窠窟思欲脫離者而言之孰不矯首於此等境界而萬事皆有乘除昏傲莫非是病今乃親履而知之矣然使性恬如吾舜瑞者享此則便是不窺園規模背後工夫豈不富有乎惜乎百淵

主人非靜者也周年親簡編不過一二月凡誦易一遍及啓蒙叅看大率草草律呂亦粗求要領曉解差似勝前而又不肯竟蓋客習纏繞固如右陳而間亦爲惡業文債所困旣未能水涌雲出談笑而揮之一字推敲數行點竄動費累日愁苦實切豈不爲所奪乎所諭行狀撰出乃左右之任胡爲是言耶自初僉議固有所屬以爲不煩面囑而自知擔荷矣胡爲是言耶鄙旣作表作誌誌則未必中用而已成兩文豈可更爲哉雖使知德與能文果是其人一人三撰於事體有不當者左右豈不思及耶左右必固讓不當

則鄙亦已矣寧可無行狀耳且能超然遠覽則毋論彼此作否行狀亦非大事伊川於明道勉齋於朱子其爲行狀豈不盡善而明道朱子之所以不朽者不係於此蓋自有當身立言足垂萬世又更十分究論則立言有無亦非大事如陋巷飢士未有數行著述如是觀則行狀文集於當人自昭明德分上了無毫而不遷怒不貳過自有其實知我者其天而已矣作髮加損然以理則然以事則有正自不免者要之內外賓主則不可不判年來學無新得而獨於此等處有所看破悶見一世逐逐以彌文爲事至於師門則

一味推高殆欲峻極于天而後已不惟可笑亦可以戒也粹言序早晚得意思則可如教而亦安可必也仁甫墓文爲渠太埋沒必欲遂成而積坐因循轉覺軋軋眞所謂意滿辭不流者縱成必不佳以此愈不自得未知幾日能脫手否也阿郎墓題偶成於半日而掩映舅甥間非闕湊泊未知於盛意如何本欲與仁甫墓文一併酬塞而思有利鈍引日至此稽覆之故有可默會者政謂是也宋史循覽不輟否素知高明偏於理精而略於事粗頗似北溪規模朱子所教以廣游四方博覽諸史蓋隨證發藥也左右旣了研

經看史誠得序矣又當剞矣誠仲於史有記性且善
擘畫呼置乎通鑑室中必有揚扢之助矣

答魚有鳳

昌翁白家禍孔酷敬明弟奄忽捨去膽碎腸摧若無
此身尚何言尚何言夭壽淹速固難卜度而看渠寬
居不迫斂藏不泄非惟大成可冀亦有致者之道況
自此年脫離牀茲尤恃以金石而一瞎傾什夢思所
不及此何神理此何家禍念先兄當日留恨於陳編
者實有多少未了任其闡繹之責非渠而誰渠亡而
留此孑然者踽踽寘途亦焉用見在哉斯恨徹骨不

但以孔懷私恫而如非左右深知其人之可惜者則於何訴此哀哉切磋舊業謂來日之無窮眞實如此天倫朋好捴坐其無靈而貽此痛恨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摧剥中生意索然亦不忍握筆抒哀承問已久而未免稽謝矣即日盛炎緬想政履萬勝千萬非面訴不可既第增哽塞

答魚有鳳

離洛悤悤未暇告別實爲中心蘊結況在歲暮思儀尤何可裁此際損書之墜披瀉可抵百朋且審嚴涖侍學佳勉亦嘗辦丹丘之遊所得甚富古有三句名

語曰讀好書看好山識好人吾人向來所不足者非佔畢而今行又兩獲而該之矣甚美甚美此漢窮命所累虎食同伴狼狽出山作一風中之蓬蓋飄轉分也不合作澗阿藏修故被山鬼揶揄耳然百淵之纏縛我久矣從此脫然倏忽東西無所不可若華陰一洞歸依固其所也倘吾人之往會掛牌其間則不但爲一時韻事彼此遲暮之收蓋將在此矣豈非大幸然不敢的定期會者實怕徑泄以招魔耳丹丘詩錄特蒙投示適此驚騷無悰忙擊以寓目爲之神王評隲此覺助奬而訹之矣得此欣賞未免略效點汚幸

莞領焉誠仲快矣所恐因小圖大轉陷於聲利坑中
爾

答魚有鳳

夏間損書猶閣丌上而病懶稽復迄至於此如是而可與於講評之末哉知愧知愧往復冊子終坐目力之短未究其本末曲折然亦由仲謙理太密而文太繁讀過十周猶有未討頭處敢輒以臆見硬判之則歸全體於人物稟生之前則似虗德美分太極爲許多層位則似胡廣仲析冲漠爲兩般道理則似呂子約推其病源錯認告子解理絕不同四字不知其爲

體具而用不全以是引伸作許多差排種種可駭其所峻排以爲無根蔕者乃濂洛關閩的的傳來之定說渠亦豈樂爲呵佛罵祖而然哉惟其未省以爲同旨實則背馳以秦越也妄爲批鑿並未發說亦有鑯付而自覺其未精確定遭仲謙之反駁亦只恭俟而已仲謙又有與朴尚甫卞諍者其所執不爲全然無據愚見初亦不相遠而竊考朱子前後諸說與此逕庭故未免有少葛藤胡亂成一束往仲謙許左右如欲過目則不妨拆見而徐一言以定如何如何餘萬憊眩不宣太半付誠仲傳意矣

答魚有鳳

合并之難近住猶然況此深入乎賢咸之來典刑伊邇方以此爲喜而手問踵至滿幅抒暢浣慰不可量且認既解所摩侍學舒適又將以韋編終歲誠所樂聞也翁病祟於夏間積傷嘔眩迭發寢味皆損亦無賴於靜休徒抱悁菀而已賢咸袖南華扣寂眞能起予蓋以夙好所在不覺發癢而亦豈能別有妙解乎以妄言以妄聽而已竊謂是書難解以其理玄而文詭也吾儒文字大抵說事多而說理少雖其說性說命而文則溫順此則開口談天發之以奇辭怪調或

不能句者有之所以爲難解也若其結撰之妙無中生有則如靈蜃噓氣搆起百層樓閣忽焉風捲而去只是一碧晴空又如浙江潮至浩渼澎湃若騰三軍之裝而轟輷萬兩俄然退陣但見萬頃澄洋不見涯涘其倏忽變化神於捭闔有如是者善學者不襲其言句而偷其神髓則豈不爲奇文乎然豈惟文哉其達見名理警動千古大要勸人恬淡寡慾以復性初而物我平看使是非歸眞乃其主意而至其呵佛罵祖之態則自是戲劇太甚亦有所矯激而然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莊子之世卽衰周文弊之餘也世儒

之法堯舜談孔周者舉皆暧暧姝姝或至於詩禮發塚者有之林放問禮之本與夫子從先進之意莊子蓋得其旨而言則過中竊嘗謂知崇如天禮卑如地合之者孔子也如莊子則智崇有餘禮卑不足先乎有曾點則倚門而歌後乎有邵子則無禮不恭之三子者要皆爲知者之過而中庸或問不以此等人塡註而苟充以索隱行怪私所未曉者也又聞高明讀此書不入豈亦以自家心端而文平有難脗合而然哉愚竊謂他人雖不讀亦可在高明則必須大讀以恢地步廣於活潑上面可長一格况已於吾儒實地

著脚牢固不比陽臟之服朱砂者則可保其有益而無害也然叔姪相對日以講莊爲業則傍觀者指斥以竹林大小阮恐爲大不便也好笑好笑易經合商量者非一但六十四卦的是文王命名如看同人于野履虎尾之類如人先作詩後命題之爲者捴目朱子說有曰伏羲時只有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矣未乃曰伏羲即卦體之全立箇名如此剝復鼎井豈非文字乎未免矛盾且所謂衰世之意與有憂患者固所包者廣而九卦命名謂出於中古憂患則可决其爲文王而非伏羲也未知高明尋常如何看耶且彖

辭中曰亨曰貞終欠明瑩而本義之釋貞字每以必行正道爲說此如思無邪之蔽三百總論則可豈可逐爻如是云耶似欠情理且以不利君子貞苦節不可貞觀之貞有利不利豈可復爲總論以示戒乎此等處宜虛心從長而解之庶契姬孔之旨未知如何千萬眩瞀筆亂不能更添葛藤都付神會

答魚有鳳

舊臘枉札得之於今日如承新春消息仍想德履茂膺多祉也向在城市或郊外乍得接面實欠從容講討今因狠衕爲梯得有源源往復誠非小緣況更踐

約於桃花時節則鄙懷伊鬱庶可傾瀉兼亦有韻致
矣所論莊書其提示本旨及勘所偏悖處似中其窾
以爲有見於氣機而無見乎實理者大略如此然認
理有許多般認氣有許多般不可汎然籠說要須一
一究勘以極歸趣然後其門路同異與等品高下乃
可以判斷也來諭以莊叟於曾點邵子不可若是班
則似考之不詳而亦未免眩於名實也如高朝言果
能知祟如孔子則不得不禮卑以此駁莊則未知點
也果能眞知如孔子乎隨處充滿只眼力所到耳所
履則垂臨尸而歌大杖打子幾致斃其於禮卑如何

哉以其目境言之喪過乎哀爲父止慈此箇道理充滿天地而自不欲脚踏實地則捻無眞知不及孔子矣如以不嘲貶五帝三王爲勝莊則仲尼之裁爲有力矣如浴沂好話則內七篇中髣髴有之孔子後無孔子誰喟然而與之乎以此論之莊曾高低特未可定至於卲子則朱子固較評甚詳有曰莊子見較高氣較豪又曰康節較穩一軒一輊終是同等未可截然分高下也其所論性者道之形體之類只區分心性間架耳亦何足据以爲眞證實踐之斷案乎莊書中許多形容道體未必無可方於是者如形體保神

各有儀則之謂性亦何愧哉且邵子雖能言道體性郛而其所體道養性終與孔子異軌程子訶以爲無禮不恭又以爲偏覇手段偏覇規模固莊子所唾卑而無禮不恭則同一證情如無名公傳問于天地天地不對此便是玩弄上穹也眞所謂以天自處也若然者果異於莊叟哉朱子稱莊不一而足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人如何下得直是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至於繫辭註亦載其語則來諭所謂未嘗一言稱述豈非考之不詳乎愚於莊書固有癖好而年來束閣已久近始與令咸揚抆

亦未嘗逢人輒勸讀使之求道於斯焉流害方來自省其或不至是也然有一段癡見以爲世儒之所斥邪卞異者只望風罵去未有能深探其意旨跟究其窩盤而仍襲先儒緒論苟爲硬判令人腹悶竊謂窮格之道不宜若是鹵莽故雖於莊荀言說亦欲深究其本末同異之所在卽異而知其或同捨短而取其所長庶使我眼界愈恢而心量愈宏亦欲使著書骨朽者無辭受斥此意良亦癡矣亦恐如是蔓說已犯程朱之戒付黃則甘心脚氣之不堪㗑㗑亦不可不恤幸覽卽丙紙便爲相愛之篤也

答魚有鳳

寂寥之期赴者良勤而待者亦勞跂矣幸而適顧融暢殆不朽適又日長如年亦不以悤草爲悵只記唐人詩如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恰爲實際而枉札忽墜于玆欣瀉足當再會況披游記以讀之不惟谷中境趣捴在裏許所以俯仰吞吐於往迹而惜玆會者有足感滌清平之游雖未得詳而憑知白月靑嵐所契懷者深矣浩然歸後胸次果復何如今會融暢儘是未始有者而講評之詳則無甚勝前追紬其一二乍更端者擬更往復而姑未暇焉然向來

閒話間竊覸高明意思較有圓活不拘滯處豈亦讀易新效耶今行所得又爲飄洒之助則豈不尤奇記中描寫曲折未見有差爽處所要跋語實知其不可少者容俟留神也洪郎記文點次入細往往如畫又情興逸發躍如毫楮之上眞奇筆也每恨東人文集罕見好游記而今乃得之於後生亦一快事竊怪其不讀柳文而神情近之也僕獨留無悰不廢誦課遷及於孟子隨意抽十餘大篇而成誦江漢秋陽始知其十分痛快恨不早從事耳千萬來伻甚促只此叙謝統希崇亮

答李顯益

人事詰乖睽闊一至於此顧省貽阻之端在此而不在彼戊子惠札所慰半體之痛辭旨懇惻切至於情與禮不容稽復而伊時總總殆若喪神怠弛亦忝半因循以迄今矣雖仁者善諒亦安能無介介也知罪而已即日春暖緬惟齋居味道一倍冲妙否在洛時過園陰弟得見其往復書尺毋論彼此得失亹亹不輟其必至於交益而互明矣今日聲利場中豈復有此乎翕神志芒矣分與簡編相疎而在在迷途益覺倀倀爲悲以迹則所托者山樊而因靜成懶不但爲

老莊爲祟而已瞿歎奈何千萬奉攄無期聊此寄音
若償宿逋者終草草矣

答李顯益

昔枉累月猶閣於刀上而迄今稽覆則病懶故也即
日凉秋味道履况想益佳廼此間衰骨經夏不病而
呻者居多因此懶上添懶毋論存省簡編亦無業次
始知淸泉白石無預於身心矣見投冊子與朴友累
牘知葱講評之端而坐此目力昏短服念累月猶未
討頭其何能了黑白而判得失乎元來此道理最係
精奥自古以爲難况此膠柒盆中悠然於兩造之際

知不可措舌矣然欲白還則似涉不忠敢輒以臆見付籤以送兼呈一束葛藤眞所謂自納敗闕非敢曰能爲判决也蓋盛論地頭無工夫陋見初欲如此而終無奈朱子之說大有逕庭要不可驅賫而强合之也此在高明申閱諸說而加澄省焉或有捨從之快矣愚何敢取必於其間乎然此義理所爭無多工夫之有無於未發地頭猛判爲難徐伺其一朝澄悟可也若與舜瑞所競則恐不免垂體面而創營寨漏逗不少幸更高著眼勿錯認理絕不同四字如何如何千萬病眩燈草未覼縷

別紙

中庸未發之旨乃開卷第一義最係精奧實有當年不可究者蓋自子程子與門人蘇呂輩答問旣詳猶未免差互間有知非而旋改之者至於朱子與南軒講評幾至六七次而猶未確定最後與湖南諸公書始爲了案於是定著章句其可謂支分節解矣而然欲益致其詳參互以或問語類與大全書尺則紛紜錯出却似有彼此矛盾而不勝其礙掣者愚嘗於此亦嘗反覆費思而終未底會通之域雖只致中和註解一段不過數十字耳上下牴牾苦難消詳尚未能

打破漆桶竊自掩卷而與喟以爲天下之義理莫斯之難推者矣今見李朴兩賢所與諍卞者則各持一說略不相下確乎自信之篤未知果孰契于思本旨而然於朱子諸說似未曾一一和會而徑出於偏主强說者有之然尚甫之說大抵仍襲舊說若曰冲漠中照管不觀之觀保其常存之體依例說去非所謂杜撰也若仲謙則曰未發乃地頭地頭無工夫有工夫斯爲已發其爲說巍巍卓卓孤迥無倚不惟煞高於尚甫殆欲突過朱子朱子之論未發則實爲已早乃曰耳目則有聞見矣手足則有運用矣以至紸纊

菽前而可知有贊引矣甚且援引程子非禪定而譏許渤禪定爲非則窅寂不可過也許渤可譏則窓外之聲可卞誰也如是說來所謂未發亦非懸絶之地不容著工者也以視仲謙所云云果孰爲高低哉且仲謙所謂本體果懸乎天上而不屬人分乎夫性統乎心心自有事語類曰未發謂之中發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以此觀之則心之做工夫果何間於發未發乎今以本體寄之人事之外而謂非工夫所存是看地頭太高而認工夫太重也以愚見論之未發工夫豈眞有不可形言者乎始則收放藏密中則當

體照管終則保有貞久隱約是工夫意象有可指陳
顧未有虛融脫洒看耳苟能善覷其寂然時境只似
尋常當恁麽時亦何嘗冥坐不咳嗽或至搔睛掠鬢
時有之但令此心不攝於昏散二魔而已惟是推之
之過往往失中不淪於杳冥則懸於孤迥杳冥者呂
子約孤懸則仲謙是已夫敬者一心之主宰其能自
主自宰非假他手也邂逅於事物思慮之隙㓊不昧
定不撓矣則仍其體立而不失存存自其良能如此
以心攝心非所可疑而亦不待撐筋努骨而後方謂
之工夫尚甫所謂無當下體貼工夫地頭爲孤立者

似爲得之惜仲謙之落落也然未能大膽別立宗旨者以程子之存養朱子做涵養工夫說有多少不可掃除則於是以存養串去之說依俙榜接屈曲求通亦頗驅發前說而牽强捏合若是其勞攘故不若曰工夫於已發効驗於未發者之爲簡也夫一箇主宰隨地而在者當體便是亦何待有所串來哉勤於動而弛於靜非所謂常存敬畏而歸功於過去放手於現在雖謂之究竟頓斷直任其自然境界未爲不可也又以靜與未發分爲兩層亦出於不獲已若作一等看則或問中靜而無以存之之云莫可區處故也

而尚甫於此未曾領略況言其不必分又出借客之
說被仲謙所驅感蓋失之未仔細也然靜與未發之
分似非朱子意旨嘗考前後之說豈但曰靜而無以
存已哉直曰未發時不昏昧又曰未發如頑石不劈
開可知靜與未發未可判別亦可知未發之中亦有
至不至也此則尚甫與仲謙都未勘過者耳果嘗勘
過矣其爲說必益圓活如仲謙別靜於未發可謂巧
於差排而又有幽獨之地與靜難高下則却是避礙
而遇礙又不得不分地頭爲三層碎工夫爲兩截以
在靜者謂之警覺在幽獨者謂之省察名分實併界

際難晰吾未見右相之於左相大得幾許也且幽獨之所察幾固莫切於己私物慾而凡有浮思妄想其可曰非我所管乎故不如以昏昧木石之類偏屬之靜也竊詳朱子之意初未嘗以不聞不睹與靜與未發分爲高下雖於未發之中亦以爲凡聖所同或十分或八九分語有圓活猶存寬窄於其間如至靜之中寬言之也至曰無偏倚則窄言之也直到極其中而成位育方是到頭爲聖人畢能之地然其純亦不已之妙依然故在方存聖狂之戒焉有幽明之間哉夫人之一心與化流行隨時隨處皆體道所在方發則應務將發則察幾未

發則存誠存誠約矣若無云爲而猶有戒愼可不謂工夫乎且未發上不合著一物則子思之加乎字於不聞不覩殆亦累地頭矣何不高著眼乎推仲謙受病所在致謹乎寂感前後之際而欠瑩於心性相統之妙有見乎動爲靜資而未悉夫體與用符徒言其敬無間斷而未分其功有頭項惟恐犯手之累眞而不憂輟功之離道其異乎朱子者端的在此如朱子爲說終始以一動一靜看作地盤而昭昭靈靈者運乎其上平分兩節各有工夫猶恐須臾之或間其曰昭昭具在曰惺惺在這裏曰不昏了他曰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皆從本體上言之欲其常著照管比諸仲
謙愛護地頭不加手其上而終歸於孤懸阻絶者大
故不同我欲同而彼自異亦豈可驅聳牽合而强使
之同哉復次仲謙多設乎耶聲句回回盤詰窮討其
未發下工之端曰知而下之乎則亦太迫促夫知而
下之固屬之動矣因此向寂亦眇忽間耳如人當睡
不作思惟亦未免有念而以有念遮無念泯然到歸
宿之地夢之能成亦原於一念廻向焉初若以秉燭
爲意則豈有闔眼之時乎然則知而下之亦不妨爲
攝用歸體者矣噫萬事之所未萌諸緣之所未泊一

性湛然誠立乎斯知有此時節者自古而鮮若偏察
端倪而不知有此者胡氏之陋也以爲邪暗鬱塞而
忽棄之者朱子之初也惟龜山門下相傳旨訣大抵
令靜中體認大本認之一字亦知而下之之類朱子
雖嘗曰似更商量及述延平行狀盛贊其能觀此氣
象以致涵養厚而品節明精純達于面目試令仲謙
知而下之得如此老其於立大本亦可以止矣若尚
甫的論做工次第曰必以此爲起頭者是則以輕重
之理爲先後之說也亦似偏滯朱子固嘗曰兩邊做
工夾雜相滚不可截作半日云而又曰取舍明而後

存養密亦稱上蔡語去却不合做底於涵養易爲力蓋以勢言之下手之易却恐在彼而不在此仲謙所謂以體用之序言之當先靜後動以顯微之分言之當自動及靜者亦可謂的當矣如云有病痛而後有工夫最不成理反以他人大道之譬爲不成理愚不省其爲何說也且有一喻人之患風濕痰火者固待藥石而治除矣其在輕安之時愼凉燠而調食飮凡所以節宣順適者獨非防疾之工夫乎此等理愧處知錯而强文之幾令臧三耳矣若其援引之拗箋註之舛與夫呵叱之過分均亦有可言者如仲謙所援

子韶辨語此雜學卞作序者何叔京叔京之死先於南軒伊時朱子方以性未發心已發爲說朱子時年三十七則不知其爲未定之說也所證語類養其未發則不知其爲元隻之借資也如以平日涵養之平日爲已發則文義不叶如釋致中曰致而中則語勢不順然尚甫此釋亦似失旨朱子之說從人分上詮之有八九分與十分中者以射喩之中貼者亦爲中而須是射紅心者爲極中據此則與尚甫中原自在不與人相涉云者不叶其駁有意思與輕細著得者失之太苛以必有事與平存在爲不當則非尚甫創說如有所無能之喩固差異於朱子而意在於以心法對理體則如此爲說不害爲圓活矣獨其論靜中之動力主與南軒書

以復卦屬未發謂是定說則欠精詳而失公平其錯不小此不惟年月先後爲可折定試爲虛心而比互其兩卦法象則寂然不萌之地坤耶復耶玆不待申繹而決矣自餘瑣瑣不暇悉數大抵飾已說則釘釘膠粘猶恐其或解折攻彼短則瘢瘢洗索不存其半點完處倒難免此滔滔皆然至於究鞫其艱窘形止挑摘其拋閃意態厮炒太甚兩賢亦相厄矣偶記湖南有一士自謂知禮每論己亥服制輒奮髯扼腕憤戾之色滿面林滄溪從傍竊笑曰禮之用和爲貴某丈之失和如禮何愚嘗絕倒嘆其理到今兩家所講

亦豈非不偏不倚若鑑空衡平者乎從初商量之意非欲取勝筆舌蓋將審其偏而歸乎中著實受用之爲貴及夫說來說去中志此意不自覺人我山高壁壘金固務在一勝不暇問莊老曲直到這裏殆似無些子鑑意思無些子衡意思豈所謂爭時急不知出此者耶夫莫悅乎朋友講習而不善爲之或無益而有損寧可不反思其故耶惟此義理實爲大頭腦不容二三其說如欲熟講而歸一則廣設函三之席集四方賢俊以討之先須戒心以顏子爲法不見其有餘不足之所在然後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講評庶有

融契與享麗澤之樂矣不亦快哉不然而人各偏見
主先入而爭閒氣終亦無益也已矣抑兩賢識解名
言之妙剖織透微殆欲見蝨乎車輪斯可畏已獨恐
於上面無形影心目或不到則苦相辨詰易損其眞
且暫忘言徐伺其涵養積而澄悟到爲未晩也如何
如何旣非堂上之人强爲是判亦太僭越敢復以退
溪告高峰者爲兩賢誦之曰其心求勝而不揆諸道
者終無可合之理志在明道而兩無私意者必有同
歸之日凡百講道之士其亦退步而存省也哉

箴論此郎李顯益與朴弼周往復者而先生就加箴論焉

先言統體工夫就其中拈出言幾微處以提醒云云

戒懼之爲統體工夫確無可疑尚甫弼周於此未契則可怪

戒懼是工夫則曰有意思而無萌動恐不成語且有意思則爲萌動豈有有意思而無萌動者乎

意思二字活看亦可

朱子曰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渾然是敬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又曰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

至云云按此謂平日從事於敬於動於靜無所間斷則其於靜時而心體寂然無一念之萌者卽所謂未發卽所謂敬之體非於日用之間知其何者爲未發地頭而特就此下得工夫以存未發也始不妨知而下之少則泯然忘其爲發未發而自底於儼若思地頭卽此不昏不懈便是未發工夫又何必究詰其幾時下手乎知其未發固爲已發及在未發自有工夫

平日從事於敬以存未發而未發上此敬亦不容少懈則以敬爲未發工夫亦可然此亦其所著得

者在平日而非於未發地頭始著得者則以此爲未發工夫不可

既以敬不懈爲未發工夫而又欲歸功於平日無乃矛盾乎

張子韶中庸解曰未發以前戒慎恐懼無一毫私欲朱子辨曰未發以前天理渾然戒愼恐懼則既發矣按此說非謂未發上無戒愼恐懼也蓋謂戒愼恐懼貫徹動靜而其在靜時者爲未發非於未發地頭特下戒愼恐懼故耳

決是未定之說如是强解不得

朱子以收拾存在爲戒懼工夫故人多以此爲未發工夫然此亦謂之戒懼工夫則可謂之未發工夫則不可云云

以平平略略爲未發工夫未爲不可或問未動前戒懼朱子答以略略收拾在這裏豈未經眼耶

靜有兼身之未與物接及心之一念未萌者言雖未能一念未萌而只是未與物接者亦可謂之靜未發則必幷一念未萌然後爲未發耳靜較未發地界闊未發爲靜裏面事靜未必皆未發而未發則靜

如是分排庚於或問靜而不知所以存之文義巧避其礙而然朱子又曰氣質昏濁者其未發時塊然如頑石相似劈斫不開發又答項平父則曰未發時不昏昧若是者又難區處其將以此未發爲了義耶爲不了義耶

工夫二字本是著力之謂則雖不下著字著之意自在其中謂可言工夫而不可下著字得乎

下著字亦無妨

謂未發上有工夫而又謂未發之際不致纖毫之力不致纖毫之力而何以成工夫乎

朱子答陳淳問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又曰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此言可折其多少殽亂何必苦苦以無工夫爲下乎

曰隨時隨地必有事焉則是於未發上亦下有事字豈有有事而不萌一念者乎

隨時節宣不使病作便是工夫

未發只是心之體曰未發時心有所管攝則是爲心之體又自能管攝心體也此成說乎

若然則自作主宰心教由自家非程朱說乎

朱子所謂平日非是單指動邊蓋兼靜邊言然其

言靜邊豈直以未發言乎以未發言則其下何以
言未發而鏡明水止乎平日莊敬涵養來諭欲只
作積累純熟之意蓋於平日二字內包未發看則
下文未發而鏡明水止云者說不去故不得已如
此說

平日涵養之功兼未發已發而言之及其積累純熟
則鏡明水止與無不中節方爲中和之極致朱子之
旨恐只如此以平日爲已發不是

大易之先寂後感中庸之先未發後已發只是以
道理言非以人之下工夫者言蓋言道理則只當

先體後用言工夫則只當隨動隨靜無不致力云
云
此言似爲的當
如中庸或問所謂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
而大本有所不立此靜字分明只以未與物接者
言若此靜字是指未發則旣未發矣何以又不知
所以存之何以天理昧何以大本有所不立乎
要避或問之礙蓋出於不得已尚甫似未領略此意
未與物接時妄想浮念雖是病痛是在未與物接
時爲妄想浮念則其所思慮只是不當有者故其

工夫只當提撕其本體使自退伏耳此與已接物
處所思者有善惡邪正之别必加省察克治之工
一培而一克之者自異此所以雖同是思慮而其
工夫不同一爲涵養一爲省察者也
靜與未發排作兩層固出於不獲已又有難處者幽
獨之地與靜難高下却恐避礙而遇礙强分其用工
名目爲警覺與省察終未免艱窘矣
來諭以一致字爲言愚亦請以二致字爲言章句
釋致字曰致者推而極之或問曰致者用力推致
而極其至以致字作未發上事則豈有推而極之

用力推致而極其至而尚爲未發者乎蓋致中二字是致其中之謂非中而又致之謂是能中底工夫非中之上工夫若是中之上工夫則中則已中矣又何有致之可言乎云云

不只曰致中而曰極其中極爲十分則似更有八九分中者語勢似然語類有云如人射箭期於中紅心射在貼上亦可謂中終不若射中紅心觀此則朱子本旨似就未發上看有粗細說有寬窄耳恐不可驅脅其文勢使從偏見也

一念未萌字須精看看破此則雖不下撑眉努眼

等語只如來教所言輕細著得者亦說不去其下文又曰只是聳然提起又曰防閑其未發若此云云雖謂之輕細著得不爲不足矣

近得朱子一語有曰戒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此更分曉引此爲證却恐爲元隻地

朱子以必有事焉爲靜中之動則有事字貼動字說而朱子此說與答南軒中和說之初見同則其非定論明矣云云

必有事焉朱子釋之以其心儼然常若有事云爾則

以喩未發工夫未見其失答南軒書果非定論

中庸或問不知所以存之云云來諭以爲借客形

言云者是謂朱子雖知未發裏面不可著得不在

不明不立等語而以形容之難而借此以言之云

耳夫未發是何等精微底物事而其裏面所無者

却借來於外以添之耶纔著動意則非未發況又

著病痛意則何得爲未發耶朱子之旨决不如此

借客之說艱窘

朱子能知覺所知覺之云與折柳看花語若不同

而實無不同愚意能所分別只可於著工夫處言

未發則只是其能底耳於未發而亦分能所如高明說則不得爲未發矣

尚甫之說果與朱子不同而欲破其地頭無工夫爲此別詮未可深非之也

一敬字貫串動靜去其串去在靜處者固是工夫然此工夫非於其地頭下者則不當曰未發工夫云云

所謂串去者工夫耶效驗耶依違於發未發之間終覺恍惚

朱子以聞見與視聽分未發已發未知所謂觀是

聞見之謂耶抑視聽之謂耶謂是聞見則不成爲工夫謂是視聽則不成爲未發而旣謂之工夫則其非爲聞見而爲視聽者可知然則此何爲未發乎雖著以不覩覩四字其不得爲未發如此

四字妙不覩非視聽也覩則不昏昧也

致而後中與致其中語雖不同而義則一耳蓋致卽戒懼之謂中卽未發之謂而曰戒懼而後可存得未發則是致而後中之說曰戒懼所以存未發則是致其中之說此何有不可而必斥之哉

致而後中决非文義以此釋極其中毛勢不順

所謂鏡明水止無不中節蓋謂平日涵養之功至
則如此云耳而今斷自鏡明水止說曰惟其鏡明
水止所以無不中節以此作工夫先靜後動之證
非其本旨

鏡水中節可作乎對必以此爲先靜後動之證則不
是

高明嘗謂未發工夫有淺深生熟請問淺深生熟
四字中無病痛意思耶使淺者爲深生者爲熟是
其工夫則謂之對病痛亦何不可耶

乍入未發而不能久如日月至焉者雖謂之生且淺

爲可尙甫之意豈欲如是觧耶

掄論

靜與不睹不聞爲一等有工夫未發之時最爲上界無工夫是仲謙說靜與未發同等而有工夫是尙甫說請以古今高下論之呂子約以泯絶聞見爲主故最高李仲謙以不用工夫立論而猶未滅聞見故次於子約朴尙甫以有工夫立論故降於仲謙朱子與尙甫略同而但云未發中有至不至故似低於尙甫李延平未發著工曰認曰觀似涉已發地頭故最下盖尙甫之於朱子所爭只在名目而仲謙則的與朱

子殊旨其高迥駸駸乎約而俯視延平邈爾殊倫矣

箴論李顯益禽獸五常說李顯益與魚有鳳論禽獸五常及未發前氣質善惡之義以其往復書質之先生故先生就加箴論如下方焉

虎狼之仁蜂蟻之義豺獺之禮候蟲之智雎鳩之信只各得其一則謂物之具仁義禮智信不可云云

如曰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則卽具卽全也如曰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則雖具而有未全也然所謂未全從發用處而言也今乃曰合下不具則全失朱子之旨矣具與全字合有分別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此語極精且完云云

理不同三字易錯看如能高著眼而察之則只是言物爲質拘理未全露其所發現者無限有偏全闊狹耳然則非理不同也依舊是氣異故也如仲謙則隨語生解實以理爲不同

主天命賦與處言則謂人得健順五常物亦得健順五常可也從人物稟生處言則謂人具健順五常物不具健順五常可也云云

只此兩柱生出多少乖錯

太極有以統體言者有以各具言者所謂以統體言者自人物未生天命源頭至日用當行之道皆是已所謂以各具言者隨人物禀氣不同而有偏全之不一者是已

大錯

雖是偏者而莫非爲太極則所謂理之本體即此是也非於此外別有所謂本體如虎狼之仁蜂蟻之義則是偏也而曰仁義則是本體也此所以爲非別有所謂本體者云云

虎狼愛其子而於物則殘暴蜂蟻有君臣而孝則無聞其慈其忠固不可抹殺而原初賦予之全豈使止此乎卽此偏處便非本然何可以偏者全者等爲本然乎

理通氣局是捴言理氣體段情狀者若論理氣則只此一句足矣今所論不止是理氣之如何而正欲發明人物所具之性健順五常之有無偏全則終不若以朱子所謂理同而氣異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云者爲言之有曲折也

朱子栗翁只是一說

太極之各具於物者如陰得陰之理此陰之理完而無欠陽得陽之理此陽之理完而無欠則是乃太極耳何必陰之理又兼陽之理陽之理又兼陰之理然後爲太極哉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若如是說所謂太極乃動而無靜靜而無動非所謂動無動靜無靜者矣

所謂統體太極如太極圖上一大圈是已是雖非外於陰陽五行者而其所指而言者則爲自陰陽五行未有之前統而言之者故爲統體而言此太極者必兼陰陽五行之理爲言然後方成此太極

若所謂各具太極如太極圖第二第三圈中一小圈是已是則墮在陰陽五行中故自成一般太極云云

所謂統體者橫說也非竪說也捴合而言也非先立之謂也若如是說則圖解第一圈胡不以統體釋名而却於萬物生生之後合而言之乎以是知其錯矣全處有本然偏處亦有本然而其謂之無偏全則特以其於偏於全無不在故耳若謂本然只是全者爲本然偏者非本然則是成以本然氣質爲二性矣

以本然氣質爲二性固爲未安若曰人有全太極物有偏太極亦豈不爲二性者乎本然眞體不爲氣圍者則箇箇五常已矣

水銀之譬云云

舜瑞之水銀圓而轉仲謙之水銀碎而滯舜瑞之水銀所喩太極以圓而不取大小仲謙之水銀所喩太極只取大小而不以其圓可謂絕不同矣

理之爲理固不出元亨利貞性之爲性固不出仁義禮智信而若其所以爲理爲性者則不在乎元亨利貞之必滿其四仁義禮智信之必滿其五而

自有其本色眞面耳何謂其本色眞面所謂眞實不雜純善無惡八箇字是已云云

五常則眞眞則必五豈有先後之可分而今乃截自四德以爲降一等事則不成理矣

全者爲本然而偏處無本然則所謂虎狼之仁蜂蟻之義之類其亦不得爲仁義禮智信而朱子之以此爲率性之道者爲不可耶不但此也雖是人而其情之發元無四端一時並發之理則仁之發爲惻隱時其可以其不並與羞惡辭讓是非而發而謂此非本然耶

一邊之說只謂偏者非本然耳四端之發有先後如四時之錯行其孰以不並發而謂之失本然耶以此比物性之不全不惟不倫殆不成理矣

禽獸之通其一者爲其四者則有體而無用草木枯槁之無知覺無生氣者則爲並五者有體而無用則性無形影惟情可見泝其情而逆知之者誠如朱子之說矣未知於全無其用處何以知其爲有其體乎

未知於全無其用處亦何以見無妄眞體乎可作對冲

仁義禮智信非爲別件物事只是五行之秀氣凝而爲心而其爲神處卽是仁義禮智信則於物之元不得五行之秀而其心不能虛靈者亦言其中具得仁義禮智信則爲架虛之說而爲無根蔕底道理云云

濂洛關閩皆此一說而今謂之無根蔕則得無爲呵佛罵祖者乎

以統體者言則滿其五者爲全體而以各具者言則雖只是其一亦爲其全體何嘗只是其統體者爲全體乎主統體者看各具者則各具者固爲其

半箇一端而若主各具者而言其理則各具者自
爲其理之全體云云
統體各具强分不了了旣曰各具則所具者太極豈
復爲半箇一端乎
日本體則是渾淪不分別者曰仁義禮智信則是
爲已分別者而理之分別必待乘氣而後可分別
則以仁義禮智信爲乘氣之理而於其上認得其
渾淪不分別底爲本體可也
以渾然爲無分別便是儱侗處
理亦一分爲二二分爲四所謂太極一也而本體

之理也健順二也仁義禮智四也而乘氣之理也割裂冲漠排作三層位次以無本末者爲本末以無高低者爲高低殊不知只一圈中四德五常森然象妙之具存名雖後出理定於初其病都在於全不認渾然二字耳

所言者理與氣而以理與氣對曰理同氣異則此理字爲無妄意思而仁義禮智自在其中無所分別所言者只是理而於理字內分却偏全異同許多般樣則於是乎不得不分別出乘氣本體二者之名以仁義禮智之爲或偏或全者爲乘氣之理

而以其莫非爲無妄意思者爲本體云云

此政如胡氏之言性位數重疊條理交併而所謂無妄意思汎汎無著終歸儱侗而已若朱子之論性則劈頭言仁義禮智每以此進韓公而退胡氏今何背馳之甚也

仁義禮智是爲乘氣之事何得爲其本體只是其所以爲仁義禮智者爲本體而强名之曰無妄意思蓋以無妄是渾淪言者仁義禮智是分別言者故以渾淪者爲分別者之所以耳云云

頭上安頭只成贅累

無妄意思蓋自太極來故爲直下底血脉爲直下底故能無所不串仁義禮智是由五氣之秀故爲橫䏶底物事爲橫䏶底故有分數之多寡偏全之分由是以生

何莫非自太極來者無妄獨自太極來則五常在太極外矣

太極是其本體而於乘氣處無所不在故以仁義禮智爲太極則可也而若仁義禮智則是乘氣者故直以此言太極則爲不可也

太極與仁義禮智終成兩箇物事

農巖答閔公書曰人之一心理與氣合氣之在心
溫厚者木也而仁之理乘焉嚴肅者金也而義之
理乘焉云云仁義禮智信之只是爲乘氣之理爲
五行秀氣之理無五行秀氣則不成名以仁義禮
智信者於此大煞明白云云
我欲同而彼自異以此爲氣先理後之證膠滯甚矣
若言乘氣之理則必具仁義禮智信方爲完具底
物事方爲全體矣若其所謂本體則只是爲無妄
意思云云
無妄爲一理五常爲一理此正如呂子約以當行之

理爲逹道冲漠無眹爲道之本原
未知朱子所謂有所蔽而不能明是只以用言耶
抑兼體用言耶心之不能虛靈卽有所蔽者則是
兼體用言矣有所蔽爲兼體用言則不能明亦爲
兼體用言矣然則體之不能明者非仁義禮智之
不能具者而何仁義禮智不能具則所謂理本具
者亦指何而言乎
體全而用不逹已矣天下之物體存而用不現者何
限耳目具矣而視聽或不徹手足完矣而運動或不
仁者有之以此比量可知物性之固有一似都無者

耳

非水火金木土則仁義禮智信之名無由而生矣豈有曰仁義禮智信而不待五行之秀而有者乎朱子曰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曷嘗有如許倒說乎

籤論李顯益魚有鳳未發前氣質善惡說

人之形質一定不易其氣淸濁美惡自初賦得則未發之時濁惡者何所去乎其在心之內耶在形質之內耶若曰不在心與形質之內則少頃失却未發之後此何以又依舊在耶謂之在心之內則是爲未發之中有此濁惡根柢若爾則不成爲未

發矣謂之在形質之内則是爲心與氣質各是一物而不相關也未知果如何 顯益

濁惡實無根著五氣之偏重者遇事而現剛或多克柔或多媚聲色臭味之慾則隨感而熾貪欲必取淫欲必逐以至滯於慮而棲於神雖微細搖漾若楊子江宿浪猶屬已發之界夫既未發則萬事都未萌芽豈可窮討其根株而勞勞以渾化爲說哉

謂能渾化非謂盡渾化成他氣質只是一時未發則能一時渾化一日未發則能一日渾化 顯益

不活

人之氣質得於有生之初雖無不可化者而亦非一朝之力所可到也必其擇善固執百倍其功至於德勝氣質然後可使濁者淸駁者粹而固天下之至難也豈有一時未發之故而氣質之不善自然渾化之理哉有鳳

恰當

氣質與心雖同是氣也而氣質者通一身形質查滓而名之也心則是氣之精爽所聚也其昭昭靈靈至神至妙之體自堯舜至塗人一也衆人稟氣多濁故不能無所蔽而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虛

靈初未嘗有所加損也幸而有霎然未發之界則氣機一息萬念俱寂心之本體卓然呈露而鑑空衡平之妙鬼神不得窺其際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不過此當此之時所謂氣質之不善者非化而無也只是氣不用事故雖有之而自不干於此心之本體耳若乍動而便涉氣質則依舊入濁惡界中而與聖人爲天壤矣有鳳

如是說爲當

心與氣質固心卽其精爽氣質則兼指查滓然只言氣質則氣質自兼心矣且所謂精爽非氣質外

別件物事只是氣質之精爽耳則謂未發之中氣
質之不善者雖有之而自不干於心之本體可乎
顯益
苟如是說則大學章句以心之虛靈對氣稟而言之
將何區處
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
衆人亦有此與聖人都一般或曰恐衆人未發與聖
人異否曰未發只做得未發不然是無大本道理絕
了或曰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曰這裏未有昏明須
是還他做未發若論原頭未發都一般

或問於勉齋曰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則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羸乏而理則無勝負此未發之前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愚嘗以是質諸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右二說已有準備潛心可矣尚何紛紛以渾化不渾化爲下哉

答李顯益

城裏乍晤未展宿蘊迄有耿結矣乃蒙中以手示知

住近寺披悉辭旨便欲欣然從之矣翕歸自松楸得
病非細外感與下泄並作殆不自振姝悶姝悶承諭
欲從事乎上蔡延平簡嚴旨訣自擇之審似爲得當
恐不必以偏落爲慮且大居敬而貴窮理即上蔡之
所自道而延平亦非偏於心學者其不快於和靖體
用顯微之云大啓朱子之密察豈不爲兩足尊乎敢
請勿前郤試下一二年工夫如何見投新圖病昏未
暇閱雖使著神覆繹恐未必融契瀾漫徒爲諍閧之
歸於高明默澄初功大有攪混爲非便拈此白完幸
勿咎太簡如何千萬扶頭艱復不能細究

答朴弼周

日昨惠枉荷意之勤亦有清規所以矯輕警惰者爲多耿耿在念傾注益深矣復此巍牘之辱益見相與之意非尋常論交者可比至於稱許陳義之過當則非區區所及也慚騂靡容而已示諭寡欲之說昨所未契蒙此申加政所謂辨不明不措者也講貫切偲之道當如是矣顧此荒昏廢業偶陳先入之說未保其能免紕繆而伊後憂遑未及參考其原註以求會同焉矣承諭若墮杳茫不知所以爲復但據人所不能無五字而論之則恐是如人心之說者通聖凡而

言之似爲確當有所向亦未必有害也如何如何自
餘多少腫苦又發力謝不能詳

答朴弼周

續承手問又以前說未歸一者詳細申諭盛意所蘊
方始昭晣而鄙說之得失著矣又擧朱夫子要訓先
文勢而後義理者以警策焉則意又切當敢不拜嘉
然區區之意初未嘗敢以文勢爲後也實則株守訓
解不欲外說之雜焉而以爲如是解來方是朱子之
正訓而達孟子之本意耳前說太略請悉剖之謹按
原註云云所謂人所不能無者若以文勢則終可通

聖凡言之不合除出大賢而只論以下也確矣人心之說多是如此蓋欲與慾凡有兩般字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人之合當有者卽禮所謂性之欲張子所謂攻取之性是也此則可使之屬厭而已而不可使之絕無也此欲字輕如或不能反躬而天理滅焉則是乃沉溺之慾在所當窒也此慾字重故於其合有而當屬厭者以其所向件數論之則曰或寡或多可也於其沉溺而當窒者以其所著分數論之則曰或厚或薄可也就其件數自多而至於寡爲約也又欲至於無則外矣就其分數自厚而至於薄猶未也必

至於無則可矣濂溪之說所以差異於孟子者由其
以多寡之文爲厚薄之說也義理則一而文勢有不
然者朱子則就其本文多寡字上咀嚼出正意如此
其所解欲字捴其多寡而爲通聖凡合有底物事某
警乎向上學者則尤切蓋或知天理人慾之界分而
於眼前所貪要不至邪僻則以爲無傷而殊不知所
向者多引惹得這心離散了腔子外則天理或幾乎
不存故其爲戒辭如此若以是告諸十分沉溺者曰
是雖人之所不能無而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
云爾則其爲迂緩不切不亦太甚乎左右試以此數

行文義更反復焉則可知其孰疎孰密矣今若以朱子此解爲失孟子本旨則容或可也若以周子之說爲與此同則無有是處竊揣高明之最初起疑似有奈何不得者以濂溪之通明而豈有不得孟子之旨者乎以此礙膺討歸於和會而然其不容和會者終難强爲則徒爲費力而無所發明矣夫聖賢超脫之見多不規規於言詮註脚往往有斷章取義之例如周易乾卦文王以大亨而利於貞爲解孔子則掉了此義却衍出四德之說今不可道孔子不得文王之義亦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如詩之不顯惟

德德輶如毛子思於中庸引用得差異後之解者於詩則從詩於中庸則從中庸自是活法故朱子於太極圖解亦從周子之意而以寡之以至於無爲說今小註答問中亦有此說今若執此爲主欲驅本章正解而從之則豈不拘滯乎如南軒解書本不一一取稟於朱子故論語諸解其相參差十居八九至於輔氏輩眩迷於朱子兩說而不免爲依違出入則亦無足怪來教以得此多助爲恃而笑不佞之單守三字是固然矣偶記栗谷答牛溪書中有曰一退溪足勝十某何待勉齋之爲援乎此說儘好果當於理則高

明一言吾將屈首而跪受如其不然則雖衆說之紛然而吾知折諸朱子之正訓已矣來教又以欲與聖人同者不合有不存爲疑亦未之思也且如孟公綽之不慾其湛然無競論其件數多寡殆無異於聖人而其不及聖人者別自有在理有未窮行有不察散亂時少而昏沉或有之雖不當靜而動而亦或當動而靜此何害爲時有不存乎且左右之所謂多欲以其所著分數而言之也不佞之所謂多欲以其所向件數而言之也有所向與沉溺故自不同且以朱子之事明之欲嘗武夷焉則武夷爲所向欲遊南岳焉

則南岳爲所向欲學曹操筆焉則曹操爲所向欲作
聚星圖焉則太丘爲所向種種如此無往而非所嚮
但於其中論其多寡而理慾判矣葢有所嚮之非必
害乃多所向之必爲害也鄙説於此未覺其大紕繆
矣來教中所擧先文勢而後義理誠極切當而及自
爲説似不盡然區區竊所未解朱子又嘗以虛心二
字爲看書之妙法而其爲學者設禁則以扭捏牽合
爲最忌有曰文王之説自是文王説孔子之説自是
孔子説各自爲説不容牽合如是爲訓者多有之此
亦高明之所宜加意處也敢以是爲復焉

答朴弼周

長牋又至縷縷儘有曲折然其大體旣相背馳而小小節目又有不相領略者無復可望於瀾漫同歸矣憮然奈何前書猥以數行文義試更反復爲請矣今詳來諭依舊掉了本註正意而却只把一箇欲字分截爲許多位次一曰無欲二曰寡欲三曰多欲四曰沉溺之欲層累上更加層累支離外更加支離衍文剩語又多蔓延其間愚誠昏短未究其指歸也夫言之粗者不可援之使精旨之淺者不可鑿之使深如耳目口鼻之欲或寡或多云者粗說也淺說也於顏

子不違仁之旨有何交涉乎愚恐言之愈精失旨愈遠也蓋區區之說只就其尋常地平上裁得多寡而止乃橫說也左右之說層累如九級浮圖推之又推高之又高乃竪說也彼此同異源流自別而今不究其同異所在直欲取彼之精粹此之粗引彼之深注此之淺方枘圓鑿豈有相入之理乎件數分數之說竊自謂頗能著題於孟周旨意之同異其所分脉處庶乎得其要領而今觀來諭似皆全未領略而只斥以創新苟其中理創新何害若其失旨亦何貴夫仍襲乎鄙說主意端在乎隨其合有之欲而勉其寡禁

其多而已矣以爲不明夫多之爲欲則此亦未爲盡人言者也且道這心離散天理不存云者果以多字爲毋傷乎否乎至於有所向之說未知程子之本旨如何竊覸朱子所引底意似屬諸可東可西閒故於此合下箇減少字不合下箇克治字蓋有所向如人心多所嚮如人慾曰有曰多各隨語勢而觀之豈復有窒礙者乎又以寡欲二字便到至矣盡矣見詰果能虛心遜志以從朱子隨其本章之旨而以此箇欲字爲耳目口鼻之欲融之以件數多少之解則此章了義只一寡字至矣盡矣以爲未盡更進步焉則必

須如姑射之斷穀雪山之屛妻不有軀殼逈脫根塵而後方許其到了九層上級矣寡之以至於無豈不殆哉高明之說自是周子之說淺陋之說乃孟子朱子之說元來判不相入而今乃混同說合强以精深之偏辭作此粗淺底通解謂鄙論中寡欲二字若可以頭上安頭者然其亦異矣孟公綽一語果是問東答西而亦由於料敵過深而然也初書所謂通聖凡云者益就其本註一欲字而謂是人所同有也非謂聖人與凡人同於不存也此本無可疑者而忽被送難誠所聽瑩亦不敢以淺略待左右乃有是過揣耳

早知盛疑所在如斯而已則何答辭之足費乎折柳看花乃能所之喩而了無當於今日辨難則愚誠莫曉夫妙意所在也自餘瑣瑣言豈可旣乎枝葉愈繁本旨愈晦彼此往復恐皆未免乎此故只此爲復惟高明亮之

與朴弼周

兩番叅對都欠安詳未知何日同榻大開口耶交遊離合倍覺荏苒足爲可惜想尊僴同此悰否秋陰撿日謹問道況增迪否昌翕來往頻煩呻楚居半又將歸尋淵巢浩蕩有難及之愁程太中所謂不如靜坐

者知而未踐眞不慧也芝湖往復書在城時未暇卒
業袖來多日終欠詳繹蓋神志比甚荒昏而來書亦
非全體可融貫故一再周復未得要領但覺芝湖爲
說太似促促分寸不離於兼字猶恐體用之分開殊
欠闊大玄翁所刺不於本文提綱處白直理會反復
玩味以立其大者務欲先爲曲證傍引底工夫云者
似中其窽雖謂之平生月日可也然其後說有曰如
以其地位義理而言雖謂之體上病云云似不免拖
泥帶水蓋芝之湖於此左牽右掣纔曰戒其爲病於體
旋又曰體上豈有病乎由其無瑩徹眞見而困於兼

之一字未免爲依違扭捏也左右所駁纔涉牽動輿留滯期待則已落用一邊而不可復謂體云云似未曲會彼旨而拒之以無一毫髣髴則過矣玄翁所論傳文有所不在爲專言用上病痛若能察而存之體亦得正此訓眞是的確尤翁之意以經傳正心皆作用上義看而以或問講義等說爲推本而言於鄙意似愜而未知果如何也自餘多少非對討難旣粗擧其端鹵莽可愧且有猥越軒輕之罪覽卽碎去其爲護短也至矣

答朴弼周

比相疎闊殆無異江湖相忘細較來往勤慢則自覺
欿闕太甚已知罪矣昨年悲撓不知何以經過而就
靜離索之久每不禁嚮風太息忽此雲衲來傳以盛
牘辭意款至已劇慰浣況認皂蓋儼臨即鄙家菟裘
之地便是城化何幸如之無限好準擬要在白雲深
處袞衷鼓聳未易遽陳亦望耐煩耐久小試新民之
手以看其兆行與否似乎可矣乍到事固如麻手熟
游刃之後將見案無留牘則松桂讀書可優爲之八
十日前毋遽賦歸如何冷煖雖曰自知處事求當否
亦朋友之所宜與也如謂之意在蒙庇謀未盡忠則

惶恐奈何昌翕冬間病不去身幸因處靜日久漸脫
𦾔茲書課可言者誦易一遍繼讀尚書只以輪流通
念爲務而亦不無憒悱之積此時傾向豈淺淺哉士
賓亡後尚未對攄悲悰又一恨也衰俗齷齪無與可
開口者多讀書善作詩勝如士賓者不無其人落落
好心事何處更得見乎昨閱經世史有云孫權襲取
荊州關羽死之與綱目書法大異士賓嘗以此發問
曰獲羽斬之何其無扶抑意耶頗自慨惋而鄙不能
快解矣今更思量則邵子褒忠之意凜然可喜綱目
之仍襲陳壽筆似不無餘憾此一段恨未及語與士

賓爲之一潸

答朴彌周

僧伻能回達旋承惠覆縷縷連幅欵暢倍至悁鬱中得此浣瀉未信書不如面而伊邇之效已再見矣且尋示諭辭意雖以目前叢委爲煩悶而實心恫瘝乃在於赤子失哺方將求牧與蒭以拯之洞陰民物自此涵煦於惠澤可待蒐裘所在倍深慶幸但聞下車未幾奔命少暇殊非所以寬假加待俾得舒體而展手也豈未相悉而然耶每每如此則兆亦不好而亦豈至於八十日難耐哉曹南冥以霞外高躅束帶持

浚

剌於李相後慶之閣逡廵受困而不以爲耻士固有時乎屈體而道亦不損今日居小官者多不謹事上之禮亦一弊習未足爲高也此亦出脚後一件合商量處如何如何此間依昨棲遣誦書幾了上經假使通念流利不錯一字亦何足爲臧僧家以即心即佛爲上乘而念佛次之最下爲誦經以其滯於文字也儒宗教人何嘗不勸讀書而然於文字外要須有操存玩賾要緊工夫以至融貫之極博約俱到方可謂之學問而今此老洫初旣扞格於操存所嘗佔畢又失之於鹵莽忽焉桑榆景促未可別作調度只以誦

繹舊書爲務以冀免夫全不用心者可悲不足誇也
如高明規模合下輪翼兩足加以讀書精博不以養
痾輟功曾論年課至六十遍推類而可知其多積矣
今日臨民復何歉歉於讀書不廣乎譬如納稼倉庾
者不宜更問鋤犂熟手梓匠惟繩墨之在心而已且
臨民與讀書決難並行一心兩用固爲歧而不精矣
書苟爲主而官事爲客則一日萬幾一事萬緒以草
草易了之意遣之成何政體乎李令宜顯魚友舜瑞
嘗以此見譏則亦可以知戒矣昨日燕谷一士人有
書稱新明府賢聲雷騰四境竊怪其致郵之速而至

愚而神者固能仰察眉睫而有以孚應有不可誣者竊願繼之以毋倦而已巨嶺貽阻亟欲就近圖會而此有重遝曲折開旬後俟有還官信息圖成一晤計也黃肉獐脯山芥凡三種依受珍謝如更續續則恐成猪肝之累安邑告裁停之爾

答朴弼周

又承枉札非不欣慰而所示狼狽曲折足令人作惡咄咄怪事比數日寤寐嘖舌矣閤內病患又適如此則勢固難動至於月料餘石持以充糧未見其不可既非居水又非封庫似不必洗手持瓢而去使數十

乘傳食底孟子當之定不如此如吳隱之輩以過淸矯俗自是一格非中道也

與朴弼周

日間内患增損如何而浩然歸臥之所已有定筭否去留靡定把心倍難延平所謂政好於此下工夫高明豈不加意乎難處打過便自脫落以此進乎氷壺秋月寧復惹絆之存乎此間依遣誦書偶有思及錄在別紙以呈早晚回破是企

別紙

方讀書經至洪範看武王虛遜訪道與箕子之授法

無慳都是天地氣象史筆傳心如神每讀來三復感歎不能已十有三祀之祀樓院父子硬判以年之誤可謂拗矣蓋謂十三年係是周家春秋則用祀字於十三之下未足爲尊殷其說似矣然而史以特筆冒著於訪箕子之上以著不敢臣之意自是活法未可以膠滯之見卒然立說碎也迹其不忿專在於尤齋玄石用崇禎年號於久遠之後意涉虛僞也怒有所遷上及書經而撞碎好書法良足一噱潘南先生所樹立樓院亦判以畏强捨弱而非有背夷向華之意比諸他家推尊厥先未免於浮奕者却似慤實平心

論之果如何耶

三淵集卷之二十一

三淵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書

擬上仲舅
與崔相錫鼎
與李德壽

書

擬上仲舅

罪姪昨歲妄發自知得罪如山而駟不及舌誠無柰何書騰後略受一番譴呵而猶謂不欲索言傷恩便卽收止則盛德仁厚固爲至矣下情所藴亦無因可攄只得泯默遣日苟冀目下無事而已今承下賜長書縷縷諄複旣罄其底藴矣篇終又以忘本分起鬧端不遵先訓謙退之意嚴加誨責而繼又開示其自新之路曰務韜晦布悔恨猶可善補此眞所謂霜雪

雨露無非教者而藹然肝膈中出要非只爲一時務勝而及之則罪娙於此知所感激固不敢以喋喋對辨爲意矣申教有曰意有不概不妨斥示義到之言其敢不從誘之使言若是其諄諄而猶愛一言則舅甥相與之際安在其以誠而當對不對罪上添罪竟成如何人哉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受杖於後亦在所難避故遂乃盡情吐露以仰副勤企而言之不裁全昧忌諱則伏惟亮察而舒究焉長書所載曲折雖多而揔其大綱而提之一則曰尤翁之罪惡貫盈有不可不追誅者一則曰魯西之高明純正有不可以

玷黜者一則曰先人於兩老之間慕悅有所表裏心迹有所依違者觀此三段舅主之所剖判可謂到頭而其爲小子之惑則有滋甚者夫尤翁罪惡所被其臚列歷數者可謂悉矣亦其蒐羅剔刮斯已勤矣某事則曰某處所聞某說則曰某人所傳班班可考鑿鑿有據譬如密網匝澤纖鱗不脫縝瑣盛流一滴不漏自其銖兩之累以至滔天之巨賂贓狠藉奸所掀露一紙公案而千古之獄具焉奏當之成雖皐陶見之以爲當殺云者政謂是也假使尤翁復起納供恐無所措舌況可以一二齟齬之辯圖其白脫乎然竊

以迷見論之恐後之見者有些沉吟於斯或並與其可信者而疑之何則以其數之也太備其發之也太晚故也然則與其備數而有曖昧之雜不若的指其心術要害處之爲緊與其晚發而涉遑憾之嫌不若稍早於數十年之爲快天下有所謂百善亦有所謂百惡未必盡聚於一處之謂也蓋由其人物氣禀參差不齊而有長短通蔽之互見故雖其甚善矣而或有可數之疵雖其極惡矣而間雜可採之美鮮有能兼之者今且即物而論之夫以虎豹之暴焉而能慈其子烏鵶之醜焉而能孝其母犬滛而能忠於主豺

貪而能祭其先在物如此人豈不然乎且以劉裕之篡逆而事母勤恪石虎之凶毒而愛孫哀切張湯至詐而家無百金馮道喪義而終歲獨床歷選前古爲惡者何限而求備則難尤翁雖曰間氣亦安能蒐萬古沴慝而備諸一身乎搜諸宋朝惟賈似道貪饕淫穢弄權樂禍擬之於尤翁罪目差可相當而然其惡名之得則疇昔然矣豈如尤翁朝薰而暮蕕昔山斗而今塗炭乎向來欲求尤翁之惡而疲於吹洗者宜莫如己亥羣壬甲寅凶黨而觀其鍛織之辭極於遙執朝權而止獨無奈其日光玉潔著不得貪淫二字

而莫汚内行之白也當時如得其一二疑似者則如此好題目必無掉過之理豈前人耳目之短而後人較長而然耶抑亦前綱恢恢而後綱較密而然耶竊有所不敢知也記昔甲寅年間舅主謂姪輩曰李雲徵以隣曲相過而每言輒侵尤翁曰宋哥是遥執朝權之人其言絶悖不欲再見姪輩於此竊所感伏於舅主慕賢之誠而藏之胸中矣尤翁只是一箇尤翁耳執權是非至今未定乎一何也舅主所嘗切齒尤翁者端在於前後矛盾尤而効之得無不可乎愛焉戴之於靑雲之上憎焉瘞之於黃泉之下旣欲其生

又欲其死豕塗鬼車所眩者形迹裙蜂餽塵可欺者心目乃有以柳下之不拒隣女爲帷薄之疵者以伯夷之猶食周草爲簠簋之累者固末路之愈隘而文致之益密也今必欲明目張膽力辨其某事如此某事不如此則其爲多事恐甚於辨子陵之不矯激矣姪於此蓋欲忘言然有一事可以傚對者有母而嘗小人之食有君而高不事之志淫則有尼女之取貪則竊故人之財古固有以是論朱子而朱子不免於承款則凡罪目於僞學者榮歟辱歟亦可以含笑於泉下矣以姪聞見之不廣證左之多亡固難一一就

事以辨而若南有昌則姪輩識其人矣尤翁之在謫也或長鬐或巨濟有昌百舍重繭以追卓契順遺風傳書于靈巖語及棘中安否雨霧露有傷涕簌簌下或扼腕忼慨果使尤翁陰奪其田使之流離失所而猶且如此則有昌若非罔兩癡漢則必安命聖人矣好不奇怪然奪其田而使其人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子之所許也然則尤翁終亦非庸人矣乎舉此一隅他可類推至於諛墓一款亦以貪濁嗜賂之倒牽連書去尤翁之犯贓若是其多乎夫某家文字之作自常見言之雖謂之曷如其無可也然抑揚奪縱君

子不無權度衮褒鉞誅書法亦自互見今不就其微肯所在與事證有無而核其當否一直驅之於劒几多藏之襪則得無失之太淺而欠商量乎然於此亦足明尼山之不富矣傷哉潤筆之少乃讓其揚先之美於閔金兩家乎方其累書廝殺鋒刃既接之際間又爲婉辭乞態以徽輸平若將以洞徹實珠之價汗收其義利王霸之嘲者只一彔毫之揮而復據臯比之尊乘便利售惟此時爲可而猶且峻却則尤翁之不解周旋有如是夫夫以其嚴正規模剛毅氣象置身於利害禍福之外束世於禮義廉恥之中其爲標

格固已自别矣加以東西黨禍栗翁之所未堙殺者河決魚爛適遭乎其末流惟是激揚清濁法門有自汩泥隨波機關好踈直道比諸枉道則多礙大仁不如小仁之易彰固宜其怨叢于身恩有所歸而以是爲樂禍者則吾見人之禍尤翁未見尤翁之禍人也庚申逆獄之起先人以委官按獄多所平反中外譁然誚訕四集甚則以養禍市恩爲刺有一士人以此傳誦於尤翁之側尤翁正色曰某公按獄平允得當君毋輕議及其造朝　榻前所縷縷以刑訊罪宗爲未妥而及論吳獄驪陽以判金吾謁見歷舉文案言

始壽辭窮情得狀尤翁力爲救解曰渠豈全然誣罔
乎恐猶有活理驪陽退謂人曰有是哉大老之适也
仁恕則過矣庚申罹刑辟者何莫非欲害尤翁者至
於始壽臣强之誽其爲設計端爲嫁禍山林而及其
論獄乃不念舊惡而深求其生如此是乃尤翁之仁
也尼懷相絶之後尤翁嘗檢閱文書得酉峰舊札軏
而泫然曰子仁於我曾如此相厚矣觀此仁惻所發
藹然有𢿝弱底意是豈能殺得子仁者哉惟此數段
傳聞甚的而發諸姪口其敢蔑明鑑之少留乎沛然
寫去自知吾筆無愧而已樂禍取禍之云何必如是

爲言乎酉峰門戶自有此論此論大行則因此而或
有善疑者致惑於寒暄靜菴之不考終日豈亦樂禍
者乎駸駸然溯而上之雖以比干之聖焉而亦將見
汰於三仁之列矣豈不太刻哉權之一字亦不可以
泛說也蓋古之君子資有權之地以保乂邦家今之
小人斥有權之迹以戕害名賢若尤翁之所爲出處
其難進易退猶有衰世之意乎　寧陵之所與權而
三朝之望實菀然山林廊廟進退憂均君大夫有問
而答焉者有之求之歟抑與之歟宵人之所搆揑尼
論之所仍襲非此一字則亦無以成文吾見尤翁之

死於權名而惜乎未竟其權之實也又以人家門戶之裂委罪於尤翁敢問何謂也竊以世降俗末太和日散父子而異議者有矣兄弟而聚訟者有矣今以世所顯斥者言之韓家之父子父懷川而子尼山李從之兄弟兄爲老而弟爲少若以逆順之勢論之則子弟之從父兄爲是耶父兄之從子弟爲是耶若使尤翁申囑其父兄使之屈意於子弟之末議則早已太平無事矣而爲尤翁者不亦勞乎逢蒙之反射其矢甚悍邢恕之寢皮厥聲孔惡自是以來斯文之氣候甚逆師友之倫義塗地馴致於以考亭之爲萬古

大宗師亦且弁髦之而惟倒戈者之是護推其所由知其所獘必有任其咎者今不此之恤而恐恐乎尋常世厚之或乖得無爲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且念罪姪之見過於舅王者亶在於薄伐西溪至于尼山以是有不韙之呵乃言曰西溪尼山有何關涉姪請陳其所以蓋闡伐國不問仁人西溪之思辨錄專爲侵攻朱子而丙峰俯首聽講無所違覆乃蒙其弁卷之屬可知其厚於西溪而簡於朱子也及其死也哀而挽之贊以孟子孟子之浩氣則用之於闢楊墨西溪之浩氣則用之於攻朱子其事果相類

乎姪亦得間而爲之語曰父則見誤於黑水子則阿好於西溪黑水之初改中庸魯西莊誦西溪之再改中庸西峯隨喜魯西之歿黑水致生芻之奠西溪之死西峯有浩氣之贊是其爾我相係戀死生相綢繆未可謂之全疎也而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等是爲朱子之對壘也故曰西溪尼山大有交涉下諭又曰汝何玷黜魯西姪之前書所未婉遜者只在於渾厚家風數句語自餘未嘗有凌踏語也今因答問之詳而舅主如欲垂聽其尚論則請盡言不諱可乎栗翁有一確論曰晦齋無學問只是孝友善著述姪亦曰魯

西無學問只是要欲依本分作好人底規模然而心有麤些氣有浮些亦未爲醇乎醇者也盛贊所謂高明純正云者倘或出於悅服之太偏而然歟夫盡徵於蠶絲牛毛之研以至理事圓融之謂高明求中於鑑空衡平之持以至表裏洒落之謂純正魯西於此其有彷彿者乎若擬諸孔子所評三士之列則庶幾乎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耳其於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則恐不嘗未至也尤翁之了魯西只以江都黑水兩欵爲本末其説甚長如河漢之無極彼此所爭執其構釁曲折前後歲月之相錯綜男王胸

中公案歷歷李同甫文書亦盈十篋以姪短少精神何能入此叢委乎請得刊落其枝葉而提其梗槩竊嘗讀魯西初上　孝廟疏矣始則曰與友約死而不能死與妻約死而不能死旋復曰非爲友也非爲妻也只恨臣身之苟活耳夫旣與友約死與妻約死而不能死焉則以此引罪自是終身事又何掉了其事便欲高占地步耶度其心所未自慊者政在於約死不死上而　孝廟之所儼臨愼齋之所力勸罷勉發端初非樂爲又不欲自結實案受人嗤點故忽作飜身之勢以自附於蹈海之高風此豈所樹立使然哉

多見其支離其心吞吐其語者矣若其與黑水交際則其殆莫覓陸夬夬中行未光者乎想其依違情迹頗似鄭國之厄于晉楚犧牲玉帛待於兩境也左之而畏尤翁之儼臨以春秋之討則降色作謝曰吾將絕彼右之而怵黑水之提出江都之累則好言以調曰爾毋攖禍亦可謂迷於向背而不自主張者矣方黑水之盜竊儒名也七聖皆迷諸公與魯西自當分謗矣然而先病後瘳猶勝於先瘳後病如魯西之沒身不瘳豈非可愧者哉蓋在我既欠了實在學問可辨黑白乍見其闊袖堯服高談周禮張皇乎皇王帝霸

之際則言下魄奪便視其巍巍以爲孟子復活諸葛猶卑乃爲之奔走先後猶恐或後嘗觀其尤翁爲銓長時所與簡牘亦云頻煩矣朝爲一札以攟掇曰以希仲之賢而胡不與共天位乎暮爲一札以攬聒曰以希仲之高而其可縻以爵名乎尤翁於此不免疲於酬答迷於奉承而莫適所從矣畏之欲一世之共師愛之欲吾 君之殊遇周旋而慮其或至於攖禍眷顧而慮其莫保其歲寒此在友道亦不害爲厚之道也則又何爲其欲絕不絕之迹面背靡定彼黑此白之評月旦無準乃至柩前隻雞費了多少分疏耶

捴之江都趨避與黑水交際兩端竭矣曾西之所爲學所處義可以得之隱約而然其所謂高明純正之實亦豈如斯而止乎早晩文字之出世庶覩其百官倉廩之富姪固端拱而顒俟也而然有一二所聞得之家庭矣先人嘗於同春座上與曾西爲會同春論及寒岡癸丑疏大有未安者曾西則答曰一時時勢之論豈得盡違同春又曰時論亦何可苟從乎伯父嘗言曰曾西謂兩賢從祀之請得允則東西朋黨之論可散甚可笑不肖嘗味其辭旨而反復焉一則有循俗腯韋之意而不免於苟且一則有大言籠罩之

病而無當於事情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
察言者亦可以一𧢲知昂竊想其爲學規模大抵是
學究家風從初於古學格致之要似不甚留意讀書
則尋數行墨之是勤而或未會疑日用則循守塗轍
之是務而多未察幾理有未研心有未瑩其意所安
苟顯過之免焉則亦何能洒然於氷銷凍釋處而養
出其光霽氣象乎以是其發諸言語者類皆包籠支
吾喜圓惡方底意味居多而斬釘截鐵底議論常少
令以即事參互亦餘芬之未沫矣竊觀其牢籠萬態
延攬四方翕翕訒訒與之日趨於同流合汚底坑港

理當作利

者方便多門父作子述故自有單傳密符而淵源欠澄流弊漫漫吁亦可畏也哉世之議者或言儒者寡合而惟魯西處事應物善能周全此其賢於兩宋處好則以爲此正喜圓惡方者緒論而未始讀論孟者也子貢問鄉人皆好之如何孔子以爲不可子產以惠爲政孟子有每人悅之之譏是可見聖賢論議不苟處而王霸義理之辨其交界政在乎此夫如是故仲尼被武叔之毀孟子有戒心之困亦將以不善周全貶之耶可見其未爲論篤矣姪以顓蒙末學未及於魯西門下一供洒掃而今乃因風想德隔面摸眞

極知不免於坐料人物之病耳然區區格致之願則頗以論古今別是非爲急而他有所不暇顧亦非工訶古人取必於然諾也姪所揚搉多就其學問路脉與心術隱微處言之固未若舅主就迹上判斷之爲簡也枘鑿方圓若是其齟齬亦何望其有所脗合而用副義到之教哉且姪千萬主臣欲有一言之禀焉者積有年所矣夫人之負笈從師其意豈不在夫存心養性和順道德之爲歸雖師之心豈不願其能傳心法以光授受之眞耶不幸賢師爲惡人所毁則出而申辨或一或再事往旣已我則如故可也如或因

師有寃而極身積憤遂不以心學爲事則豈不太過哉心爲萬事根本而一片田地不容有許多物事會西是一人尤翁是一人令使之日相鬬鬨於中以致大本掀撼靈臺嵬𡾋則其爲難平豈不倍甚於有一箇胡文定哉間有人士從座下來者曰尊舅氣禀本自莊重居常慎默耻言人過而人或語次乍及尤翁事則憤氣塡胸殆欲髮上聲竭肆辯口乾無液何爲其然也亦知其隆師誠切斥邪義重而恐於心官職事有些曠闕何不且置尤翁於度外而以治心爲要乎姪誠僭越亦不以客言爲不然而敢以聞焉易曰

易其心而後言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蓋存乎
體者能靜虛而不偏則達諸用者必動直而無差靜
虛動直明通公溥則有不言言必有中斯體用之妙
也且孟子之闢楊墨朱子之斥象山豈不凜然可畏
而然曷嘗扼腕裂背而爲哉要皆從神閑氣定中出
來談時言言有物默則無物於中惟其不著我心胸
故乃能洞了其肝肺是以夷之之辨詞簡而旨明太
極之駁文沛而理到善學孟朱者恐當以此爲法惜
乎尼山之不於此一下頂針而乃其終身所聚講者
瑣瑣乎懷事之拮据也下教以姪書中玉帛淵藪等

語爲有所侵逼姪雖無狀何敢如是也當時所惡於彼者以其臧否誅褒多拂人性前有崔李之媢虜後有申閣之護逆而並被華衮故所以有可慚難洗之語耳若於大父文字之託則有何一毫近似者乎此則文義可見恐宜在所垂察或人者之以定齋爲說亦甚突兀豈欲以公著之賢而容貸夷簡乎若謂以集出之故有所觸諱而相及者則定齋之於姪家素無襟期之可言昔非不足今豈有餘殊未記其集中有何新語也又謂姪慍懷文之不用而移怒西溪此又不然自有丁卯事一家諸議雖婦孺皆以爲旣絕

其人不當復用其文義理所在姪豈異辭乎假使舅主仍用其文姪將極力諫止之不暇也今猶有不滿意者則有之不惟止於禰位而並與其以上兩位而刊之似更脫落可喜且既已舍舊自當別求矣代其勞者抑何罪歟然則姪所有討於西溪者不在夫代懷以爲役而只在於侵攻朱子之偏酷也姪所欲諫於舅主者不在夫不用懷文而只在於侵攻朱子者之見貸也見時往侍仰見其野堂終日兀然端坐整襟而讀之者案有朱書節要也及至陪往恩寺又見其緩覗微吟反復而沉潛者亦莫非朱書也時雖癡

昧亦能窺雅尚尊慕之所在以爲朱子之忠臣莫如我舅氏也夫讀其書景其人是乃道之所在而今於思辨之誣顧乃置而不問夫魯西之飲食教誨百年之師也朱子之津筏標準萬世之師也百年之師猶爲之竭力辨誣萬世之師其可循情於無禮者乎徵旨所在私所未曉豈尼山之所緩類不以此爲罪耶抑亦有矯於挾天子以令諸侯者耶書中見朂以若絕尤翁則庶補前過使其罪惡一如所數則絕亦何難第念我國治贓自有詳查之法又以其有積勞於呵禁朱門功減一等則似合於律例而並與彼思辨

侮聖者之罪而一處查勘則彼此左右均齊方平而可無人言矣如何如何雖然尤翁之有罪無罪魯西之高明不高明以姪身言之猶屬外邊底事西溪之當討不當討亦係是舅主所裁處雖權且倚閣亦無不可而惟先人心迹間事竊有所千萬痛迫者請得抆血而白之噫姪家於尤翁實有累世師友之義粤自曾大父清陰公尊周義立四方之士盈門獨於尤翁意氣相感道義交勉從容石室之討反復寒泉之編其爲末契之託蓋以國士待之也乃尤翁則終身師事之甚隆有百年羹墻之慕無一言鍾律之乖道

苟合矣不必摳衣之爲貴先人之於華陽函丈亦用此例心心相照事事取大戴之以儒宗而考其德優之以大老而扶其力斯可見其終始靡替而若言其朗州蓬山時事則風霜瘴煙之中交勗以坎亨玉成之道論學益密知德益深高山景行固先人意向則然而尤翁之所嘗修札必滌硯起草曰待名賢不可不勤夫其相與之際禮有加而誠彌篤以至死生禍福之與共嶺海幽明之靡間金石不渝鬼神可質是豈容百車交構之說可行於其間餘子尋常之慕可較其踈密也哉抑又聞之先人一隊彙進於　孝廟

朝者一意宗仰無思不服惟於兩宋爲然若以類牽連循次明揚者則市南魯西草廬是也兒時侍靜觀李公於東岡矣客有擧美村號者靜觀始不知爲誰已而微哂曰美村乃吉甫號耶蓋簡之也先人則雅執謙抑凡於前輩一例致敬若其扶植山林愛護人倫誠心所傾不啻飢渴款款乎緇衣適館眷眷乎白駒空谷所贊乎　三朝禮羅之廣者勤矣彌矣況燕臺菟羅郭隗爲始蜀都招延許靖不遺苟巖穴之有名未有多而不揚則雖微魯西亦何慳於鄉社俎豆之事乎其隨例稱述不辭管院旣一事矣及至向後

事多聞所不聞則頗改品藻而亦未嘗以慢辭相加
業弟之見勗姪豈不知哉方是時尤翁之被詆酷矣
士怒方殷疏議崢嶸輕儇之寡藐亦老成之攸憂是
以有呼止之事然其一扶一抑亦嘗隨時變易矣有
以江都爲奴之蹟醜詆過分則斥其不韙有以栗谷
入山之失倫擬失當則駁其不襯蓋先人於尼山事
無適無莫而常操其平比之如鏡之當臺胡漢自現
如權之在手銖兩就停姸媸俯仰吾何用心於其間
哉卽二老之地位高下與自家慕用之淺深亦從此
權度中推去豈容他人之與議哉伏蒙以疏辨時所

酬酢前後問答一一錄示某廣記備言儘有委折伏讀再三觸緒愴泣有難自勝仍念以子弟而昧父兄之本意自是可悲而乃有申申之諭俾不迷源固知其出於至意矣至於語涉幽明之際則意在致詳慮或失眞亦仁人君子之所宜兢兢者也舅主於此豈嘗放過焉哉第傳錄人言語自不爲易若不泥辭而迷意則或至泛聽而失旨速貧速朽孔子有爲而發而曾子確守以爲雅言此則泥辭之類也以禮教人橫渠見稱於兩程而上蔡錯傳以爲有譏此則泛聽之類也夫以曾子上蔡之忠信精確而猶不免此則

況其或未及此者曷保其無差也聽之不的耳有時乎欺心記之不詳筆或差之信手理所必有也或自謂有所提撮而於全篇中截去首尾者有之或自謂有所融會而於曲折中轉了意脉者有之或記有不周而謂大體之已得權添些枝葉零語者有之或錄之取簡而致緊語之見删不知爲命蒂所係者有之首尾既截則前後呼應之勢不貫意脉既轉則左右逆順之方頓換所添零語安知其只爲枝葉所删一字安知其不爲眼目凡若此類初不待大段用意而終不免於失眞若其急於取信以身質語而隨意加

損亂用手勢者則不在此數今此錄中云云以家庭言議之素質之頗有異乎所聞者不知緣何而牴牾若是舅主於先人有淳夫原明之密凡於性度氣味其知之必悉矣姪則四十年父子其於毛髮之相似與否或不至全昧矣其所不著於當時問答者舅主必不以無為有其所不近於平日辭氣者姪亦不敢以訛為眞若非頑喘以神隕精亡而不省則或者明聽因日遠年久而有差也事所難決或有姑置者矣此則先人之一生心事與斯文之日後是非大有關係其不可自我含糊以委黮黷於人也明矣當初魯

門疏辨之舉先人蓋被其可否之詢焉姪時未在側未諳其所答之如何而追以事理推繹則此不過如孟子之對沈同而已矣燕可伐乎曰可非勸其以燕伐燕也魯西之事可辨乎曰可非勸其斥賢爲邪也然先人因以此受言行矛盾之誚舅主之赴謫也以始勸中甕而終寘辭之有所致責焉矣今乃於始勸條中演出許多語未知果能一一無差乎先人嘗言己亥群壬之禍心孔慘有曰迹凶則有匿影權門之饞矣言凶則有左袒之綱國本之穆宗統之宇遠矣而並言其不可用亦未有待後勘判之意據此而論之

則彼務爲調停以四凶爲可用者自是一種說話與
先人本旨大不相契其不以公平純正褒之也明矣
且甲寅前後初無大段可別借曰有間矣亦難爲先
後天地之判則以是爲可辨之一大證而勸成其疏
云者豈其然乎夫旣以公平純正歸諸邪邊則不得
不以白地搆捏歸于此邊而然先人平日於尤翁未
嘗有彼哉之斥則亦難以爲有也以尤翁嚴毅氣象
所誦者孟朱訓言所憂者異學侵畔而義旗所指有
不共討而反護之者則是朱子所謂賊一邊也非孟
子所謂聖人徒也於是而有春秋誅黨之論乃其家

常茶飯無日不在口者也當時黑水之役魯西其尤也先人所聞雖或止於某人安知魯西不在其中而判作自信之說置尤翁於逞憾造言之科耶以平日質而不有謹於懸判底氣象叅之不甚相似至謂尤無據之言則尤非辭氣之髣髴也欲殺明齋云者自是一邊脅持之說而舅主擧起已不免失於裁擇則先人所答必有惡是何言之言不然則冷穆不答矣又不然則必有所爲首尾於語序上下者而或緊句在其間也今只曰誰謂奉承此意而接之以免禍盛德之說有若尤翁實有推刃之意而先人則爲之翼

薇以此爲市恩於尼山者然豈非未安之甚者乎盛
德之稱雖曰美褒娙亦不敢於安受之也先人雅言
未嘗言尤翁氣質病處小之不論况其大者乎且各
有意向言有内外對舅主而論病大小已是信不及
者援西峰而與較其知病淺深者又豈其然乎且排
之斥之之與否尤不當於尤翁身上有所商量者也
若如此言則心欲於排斥而特不下手耳其爲心迹
之表裏向背之依違未有甚於此者豈非痛迫者乎
若四十年戴其人之説似於曲折間大失意脉夫西
人之所共山斗與先人之尤所模範者蓋出於考言

行窺閫域而未見其不是故耳初非欲誇壓敵人假擡一巨子有若充隱者也亦不是因失其親其人不可宗而終焉以因循苟且處之也然則所謂戴之者戴其德耳非苟戴也所以扶之者極其力耳非略扶也然略爲扶抑之略字解之亦有兩義若以討罪尼山之緩急而言焉曰姑勿窮治則猶爲可矣若以尊護尤翁之淺深而言焉曰苟爲陽扶則失其旨矣解旣失旨而猶據之以爲斷案遂謂先人素知彼心術而未始心服者則又失旨之大者也夫傳錄之難例有所不免者前已言之矣姪固未敢以此錄擬之於

急於取信以身質語之類而恐猶於上文四種之說有些相近錄中有曰白地誣毁曰大段違拂曰尤無據曰氣質大病曰排之斥之與夫公平純正之云權添之類也誰謂朝廷云云非截去首尾則必緊語見删也戴其人略扶抑之云似是轉了意脉者也合以論之其所涉疑者十居八九未知緣何至此而亦將惡乎正之耶以子而昧父人事之甚闕以姪而疑舅世變之至大姪於此蓋嘗左思右度圖所以方便處之而未見其可以一身言之寧處於人事之闕而不敢爲世變之大者宜若可也然而先人之一生心迹

與斯文之日後是非大有關係實有如上所陳者所以不容於泯默耳記昔乙丑舅主自平康抵書先人以向背逆順致詰焉則先人直答曰我之不能爲左右如左右之不能爲我蓋言自己之不能背懷而向尼如舅主之不能背尼而向懷也嗚呼自有尼事奄已二十年而亦閱百變滄桑矣舊聞易訛空言無憑惟先人手札所載的有可據亦不容句下別添註解則嫈之所欲覼縷不休者亦可以省得葛藤矣言亦不可盡矣謹此仰復不勝惶恐

與崔相錫鼎

不佞與閤下兩家而實有四世之好周旋通欵亦可謂累洽矣惟其趣操有方圓之殊氣味有甘淡之别也參差乖奕欲一之而不能焉固其勢也然猶非有大故則依違羈縻欲絕之而不能焉亦云情也至於今日閤下之紹明先訓大有舉措索性而無餘地則不佞之席無復西向黃閣之望而世好於是乎世讐矣嗟乎尚忍言哉昔我曾王父以不能善媚新皇帝大見惡於尊大父暹川相公夫其嘻笑之怒載蓄於裂書之日擠軋之手稍露於削卜之辰進而窘勿前席者則以將舒旋傺激雷霆退而唱扇羣憾者則以

浮抑沉扶爲呼吸於是碩與道長輩承其氣息蝟集而蜮射之必欲甘心於曾王父當是時曾王父頭戴無君之罪而立於覆盆之下性命安危殆秋葉之待霜而幸其天定孔固　仁廟至明曾王父得以免夫大禍雖以遲川公工於捭闔利用殺活而計亦有不盡行者獨其貽厥孫謨培長凶黨之氣勢者至於今浩浩餘波也蓋碩與道長輩遺孽餘黨益滋而熾羽翼之外又生羽翼最是漢面胡腸陽睽而陰比者其於調護而捍衛之也尤有氣力先人則以孤衷直道立乎其間曾不以利害之滿前而少變宿講之先訓

則焉得免夫卒罹大禍嗚呼先人之禍所從來者遠而所構成者衆毒哉人事之感有深於前而向天之有定者亦未能保其初也自庚申而爲己巳固有所幽贊之者喜其成也則竊竊酌酒而相慶自己巳而爲甲戌亦有所大不悅者閔其覆也則汲汲被髮而營救向所謂陽睽而陰比者於此果有力焉而閤下之形迹亦八九分涉乎疑似然猶諉未嘗目見也至於諫院塞責之啓所論勘羣凶之罪多少斟酌蓋出於閤下謀室中聚首商量傳說云然而特未及面扣也若擧其啓辭中要語則所褒此者有曰精忠諒節

守正鎭僞而終致其憤惋傷嗟之意所誅彼者有曰揑誣構煽戕賢毒正而結之以前史所無之憯毒言如是足矣陳先人心事與寃枉曲折雖使不佞輩瀝血奮筆而書之殆無以過之則無乃太曲盡乎及覿其奏當也則於其罔赦曲爲分揀而末減之中更求末減畢竟待之以薄過輕犯若是則初何不稱停其致討之辭耶將叛者其辭慚其情態固難掩也夫聲其罪曰戕賢毒正剋其律則止於削黜是可忍乎內旣有膠柒之好外雖欲斧鉞其討誠不可强爲也亦旣同其謀分其利矣不與之比肩周行情豈須臾忘

乎果然今日一併洗拂牽復而式序之不惟曰無可罪焉且將默賞其功也閤下之心術於是乎全體呈露而前後戊寅亦可謂同一套矣象村申文貞公嘗曰我國國脉之傷職由士禍連仍爲可痛凡係戕賢毒正之類生不能劊肉机上則死當十世不宥不若是則國不爲國古大臣忠慮於國者所執多如此如閤下意見方且以紹明先訓建立師門爲能事奚暇夫憖痛士禍愛惜國脉乎仁厚以待君子法制以懲奸凶今乃一切反之矣李澤堂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豈指此等事耶雖然遲川公力量何可當也精神所

到儘能大膽做事不疑其所行雖復在倏閃捭闔顚倒殺活之中而自吾有一定規模一切是非在焉試觀其掌銓柄而回授南以恭只一著手局面頓換進退之權由此其張立而激揚之風於是乎橫生當時所非而欲加罪者非曾王父乎所是而以彙征者非碩與道長輩乎是其必行好惡猛定國是者亦不可謂不分曉今閤下所爲猶有未暢快者乎觀其心非不畢露底蘊而迹其施爲未免有半間不界者曩者家兄之鳴寃也自　上降批褒先人之純誠則曰可質神明愍其至寃則曰飲恨泉塗有討於宵人也則

曰前代所無之憯毒惟此兩節語意蓋與諫院啓辭同條而一貫上下停當亦可謂已成文案順之則我爲賢爲正而彼則宵人也反之則我非賢非正而彼亦非宵人也彼果宵人也則我爲寃而彼罪可誅我若非賢非正則彼有執而我敗固當要之不可兩存於天地之間今欲作如許舉措則無寧盡翻舊案而快定國是 上旨之曾所未愜者亟請反汗自家前議之紕繆失當者亦宜分明首實而反復乎宵人之非宵人所戕所毒之非賢非正而後次第舉行自有事在寧容若是悤悤乎嗚呼死生非少故也死者不

可復生殺人之命非細罪也償之自有其律況大臣生殺關係甚重而公案亦大受誅而死則罪在死者抱寃而死則罪在誣者是宜審細勘覈明白判斷以順國人之心也決矣此爲何等事體而看得若是輕忽而處之若是糢糊乎自甲戌以來崇奉大臣之道峻極于天黃裳可唾也逆鱗可狎也一語之涉乎台鼎非析楊則癉癘若是乎大臣之重而犯大臣者乃爲罪也先人化碧之恨永結于泉壤而彼凶之朱芾斯煌者依舊於搢紳今之爲大臣者胡寧忍此等大臣耳或輕於腐草或重於泰山嗚呼何其懸絶也豈

今之大臣固有貴於昔之大臣耶將遠者所易忽而近者有難侮者耶抑今之道理非昔之道理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而然耶蓋嘗有管束　慈殿者矣先人犯鋒而請討之有以弱王誣　大行者矣先人奉命而按治之惟此道理誠亦異乎今之坐廟堂者護逆而肯賊愛身而後君別自有事宜也其重以彼其輕以此亦可以觀世道已矣時議既如此則先人之非賢非正與彼凶之非宵人固無奈何一怪夫閤下之所以處此者猶有未別白者則徒令騫騰者知感而苦未暢與煩冤者懷惑而宛轉次骨輿情由是而增

鬱國是由是而靡定亦將何益哉閤下之家學紹述
與師友淵源旣有所執守此道之外更無他道況今
操可爲之勢其於以此而易天下固將沛然而無禦
者獨奈何猶爲羞澁之態而不放膽也自戊寅而還
戊寅彼此構釁固自有曲折本末而同異之際猶可
更容商量當初進川公之所以操縱曾王父者雖極
簸弄而賴天之仁禍事未究則始謀之所及其淺與
深君子固將曰不可逆探若曾王父則有急於公正
之憤而一身恩怨之私曾不以芥諸靈臺雖至子弟
不使有必報之意此其所以爲厚而然後來之可恨

者猶不禁掩卷太息若閤下今日舉措無乃有甚焉者乎敢問先人之所見惡於閤下者何事彼凶之所見德於閤下者何事彼凶之功與能他未見焉特著於戕害先人而乃蒙閤下所褒用則所戕害先人者非鄭之仇乃子西也是則當體便是豈但曰一間也哉據此已露之面尋其既往之迹參互於脉絡之間覷跟其窩贓所在則向所謂酗酒而相慶被髮而嘗救者果非別人矣傳說之所云云無不的然可信矣疑似之八九分者今則十分決矣然則閤下紹述之道典刑則是而於其所以禍我者過於太猛於其所

以定國是者失之太弱得無有嫌於毋忝而或愧夫純德耶從前情迹來歷曾所見秘者至此而昭不可揜揜之亦無意味曷若分明招認開口而見咽乎許多陶甄施爲昔所未遑者今可依法舉行行之必期於暢快豈可猶存皮膜隔靴而搔痒乎古亦有弱於露慝膽小於角正者於其言行不能表裏一致而不免於用心支離則於是形殘白於大黑之邊寄寸直於長曲之端情則漆也而恐玉之嗤黑回面而媚之曰余攸好白也志則鈎也而恐絃之責曲俯腰而向之曰余未嘗不愛直也以此粧點自謂巧占便宜假

冐中庸矣而自有識而旁觀果以爲大勝於純黑而全曲者乎或者費氣遮飾日以心勞反有所不及也詩曰雖曰非予旣作爾歌又曰不愧于人不畏乎天夫天理之萌于心能愧爲妙士夫之立其身知耻爲大閤下素以聰明名世亦頗研經閱史知有夫所謂天理也今雖注意延攬修好疆場或未暇於省察而倘於夜氣清明之會宴時返照則將必惺然悟惕然汗而不覺愧情動焉愧情之來便是好消息由此而得其本心故自不惡雖未能得其本心而亦將悔前之兩用其心快然改圖以求所謂表裏一致大膽行

事亦是一格此在閤下身上實爲夢覺人鬼之關而國之廢興存亡係焉吾豈敢自處以故人而相爲忉怛乎吾之所知一絕而已閤下將作此擧措便已以腐肉視不佞輩其絕之固不待此之有請而權實在於閤下是則然矣但閤下平日善爲陰陽態色以籠絡人尋常語及於先人則雍容其禮曰門生座主於不佞亦嘗待以少友而親譽之有素今則不可如此而猶且存之於羈縻之際往往問訊依舊亦難保其必不然爲此之懼敢先以咫尺之書竊附於朱穆古義不敢望致煩巍覆以損體面只欲平心忘怒有所

消詳捻一篇而求言者之情爾

與李德壽

同城阻面悁鬱積矣近有人來言西溪以魯之聞人比尤翁而左右以爲太甚勸改其一二未妥語果有是事否審然則左右之能有可否於西溪而猶且顧藉尤翁其意可嘉然而未詳其辭意曲折如曰擬倫則是勘律則當而特不欲其惹怨起閙而止之則得無爲或紾兄之臂從而告之曰姑徐徐者乎尤翁之得罪於西溪未知其可數有幾而竊謂有一罪難赦夫朱子之道未必眞是朱子之言未必皆當而隨時

軒輕亦是衰末事宜乃尤翁則全昧此道一意尊信捨命衛護尊閣其言則如尸祝之奉宗祏見其無禮則如鷹鸇之逐鳥雀其始終力戰羣議屹我砥柱蓋欲回狂瀾而東之以接夫閩中正源而黑水旣西懷襄乎尼山灌注乎西溪則流以派別方以類聚無怪乎其向背如此也蓋朱子之訓有關於世道而爲尤翁平生所執守者其大綱有四焉曰距詖淫以承三聖也曰崇節義以尊東周也曰嚴懲討以扶倫紀也曰惡鄉原以返正經也四義之行建天地而懸日星知我罪我其惟在此若西溪怨怒所在則豈不以其

務勝護前之甚欲究過朱子上頭而遂惡其最所信
奉者乎於是一反其所爲盡舉其前後公案而換翻
之惡其距詖淫也則不憚以身爲詭經破義之事惡
其崇節義也則洒濯其腥羶汚衊之迹惡其嚴懲討
也則扶植其護逆自全之徒惡其惡鄉原也則尊禮
其同流合汚之類凡世之有可慚之德難洗之累古
所謂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不能改者莫不匍匐而
歸命願假其垂絕慰筆易鈇鉞爲華衮點銅鐵爲金
銀紛然玉帛之趨菀爲淵藪之萃軒相家事亦其一
也若夫尤翁之所以處軒相者則自有說話論其氣

節之罷軟則極力揄揚乎三田頌功之文論其意見之汚下則强生崖異於　神德祔廟之議是固不滿人意而又以其居忠行廉依俙有似乎鄉原規模故攻之尤力不敢假以色辭此豈尤翁之私意哉亦朱子之爲祟不覺其太陽證發先是朱子於呂正獻父子崇佛事大發駭嘆而曰若以前輩之故而一例尊奉不敢議其失則是孔子不當議臧文仲之不仁不智而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爲可也此等說話尤翁蓋有所受焉矣栗谷先生則以李浚慶臨終有士流朋漸之說乃陳一疏以攻之曰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浚慶之將死其言也惡味其辭氣之迫切殆甚於壽而康而未聞以此非栗谷者尤翁與栗谷前後豈二揆哉唯正論與邪議消息有時故耳尤翁只是一箇尤翁自本至末其爲金爲鐵固自有定品定價而不可易矣道有屈伸時有汚隆向背扶擊之際紛紛乎改頭換面者不知有多少栗絃輩也睞者旁視或疑夫於德有貶而殊不知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當時尤翁之友可謂盛矣恭惟我　孝廟濬哲文明萬物攸睹而於尤翁不敢臣焉而處以師友間曰爾惟我甘盤爾惟我孔明以沙

溪之溥博淵懿暨愼齋之精明端確而皆許以操戈入室吾道有託以金聲玉色之春老而歸泰山喬岳之巍稱其他交遊有若市南之宏碩魯西之莊嚴而莫不仰資其薰炙不敢以狎進也其在朝廷則忠淸如沂川洪公扶護最專而每出入陳告曰宋某之言豈有可擇者乎沈深如陽坡鄭公臭味不同而嘗與周旋而敬服曰宋某决是成道人也據此而言尤翁一時得譽於上下者如是煒燁而若其齊明盛服雍容進退於丘壑雲霄之間而四維以之恢張百僚有所矜憚闒茸者斂意奔競精白者益思砥礪比之如

山嶽嶷峙萬目聳瞻獅子奮迅百獸腦裂當時西溪亦嘗備數於乘鴈雙鳬之列而未聞有不可之言豈亦心懷不可而包蓄未厚逡廵有待夫老成皆盡之日耶若以尤翁盛際歸之於王莽謙恭之時則中半以後凡其一言一行皆可夷考公而無不忠不道於君父私而無不孝不慈於閨門亦未有詭經破義可以得罪於聖賢者屈膝偷生可以有愧於春秋者護逆自全可以爲罪之首者同流合汚可以爲德之賊者而所坐非他依然在崇節義距詖淫嚴懲討惡鄉原之論執之太確無所撓奪又不能周旋人情貢文

少事之少猶小

謏慕以致羣憾蝟起拳踢紛然於是王覇並用之說猛起於尼山而行僞順非之詆奮末於西溪信乎其伺時闖發果自有日而蛇蜿百怪物態可見而尤翁則只一箇尤翁而已惡如少正卯而後可伏君子之誅聖如孔仲尼而後可行兩觀之討尤翁之有罪無罪所被害者豈非鑴黨梟獍輩歟徒急於攻尤翁而不知其鑴黨梟獍輩之不可爲仲尼豈所謂逐鹿而不見泰山者耶尤翁之爲少正卯誠亦少事而以仲尼而降同於鑴黨梟獍輩嗚呼其殆矣天下不可侮者仲尼天下不可侵者朱子金河西有詩曰宇宙中

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眞確哉言乎其不可以畋
評矣自生民以來固未有如孔子者而不有朱子發
明其極致張皇其幽眇則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孰知
其眞箇明快而亦何以啓裕後人不迷其門路乎此
朱子之所以克配孔聖一體其道德高厚教化無窮
而未有能奪之者然朱子嘗竊自謂義理無窮人見
有限遂不憚屈其至敏而從事極鈍工夫開口第一
義曰仔細讀書蓋虛心平氣闕疑而求之以爲玩索
之要循序致一以漸而廣焉以爲積累之基剥一膜
又一膜隔焉解一節又一節遇焉以無厚入有間吾

與之虛而委蛇浸涵之不足又游泳之溫燖之不足
又醲郁之咀嚼之不足又厭飫之融而通之會其有
極則始見從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
相當於是作爲訓義正其句讀莫不從其細心斟秤
上出來尋常一字之訓或至於百千易藁者有之夫
然後義精理確顚撲不破雖孔曾復起思孟有靈亦
將莞爾而笑不得不點頭要不可以粗淺拘滯之見
容易立說破也未知西溪力量工夫比此如何而乃
欲一朝突過之乎程子有言曰世間惟心不公底人
不會讀書左右亦嘗聞素沙碑石之辨乎其南北之

决卽在於走馬一往而旣見輸矣猶有餘言曰昨在川北之石何以飛渡川南也執拗如此幾令臧三耳矣甚矣甚矣其順非之堅也彼顯顯然眼中物事猶不難以白爲黑則況天下義理綜錯有千差萬别聖賢言語一出一入於詳略顯微之際者亦何由使其會其通而折其衷乎意者虛明寬廣旣非其心胸而膠固硬拗只好做紐揑伎倆時於儱侗黑影間粗見有一線可通如蔀窺斗如盲摸象則得之若驚以爲奇特意前人之所未到而其實則前人初藁時所脫落久矣笆籬邊物也若是則其必欲私自珍秘以爲千金之

亭何哉始焉自託於千慮一得以爲恭中焉混歸諸
互有得失以爲敵終則曰彼無一得之幸而我有千
慮之全其誑惑人也漸次以入亦復如是始於膚淺
末學而終至於中儒以上稍有識見者亦不知所擇
而坐爲所誤昔者鑛賊之攺註中庸也尤翁悶其護
法者衆而致討者之單也於魯西有先誅黨與之言
噫其解嘲之責在後人有一重擔負而溪堂文會亦
不免隨喜新說不違如愚其渾厚家風自是不招怨
之道也而大儒印可使彼一倍增氣竪拳擊拂自是
始豪暢由來洪水猛獸之害其亦有作倀而助瀾者

乎嗚呼世禍斬伐之餘銷鑠陵夷士風日偷駸駸乎人懲黨錮之火色家諱已卯之道學理慾王霸之辨則講論日短寒煖飢飽之識則趨避益明向所謂建天地而懸日星者已矣人亡而言堙宇宙間眞正一脉不絶如線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邪說於其間招凡民俊秀者而相與向僻靜處附耳日夜以洗垢索朱子之瘢爲事嗚呼其亦甚矣今高談闊趨硬撰名理悍用機鋒冷眼看四書誆解者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吾嘗得之於左右眉睫已會有什麽意思旣入其圊便中其毒可知其植根固流波漫

靡所止底也始余聞毀經消息竊有憂色謀所以辭而闢之則或者曰不足攻或者曰不可攻其謂不足攻者則曰象山之尊德性陽明之致良知彼皆學問中人要有心上根本工夫而其微差在毫釐之間則所不同乎朱子者在所必辨夫夫非儒也何其言之足辨乎是亦似矣而猶有未也世有汚隆惑有淺深認東爲南認西爲北迷之初也子午卯酉之倒換則迷之極也玉粟而碔麤辨之精者也漆黑而丹朱辨之粗者也夫以仲尼之無匹而武叔西河之以商賜爲疑蓋昧夫地位高下而猶是三代風藻不至於倒

朔南而混丹漆矣及至五季晦盲之極則萬目俱暗便謂長樂爲魯叟至以七旬年數之符爲的證則惑之甚者也小惑易方大惑易世以至於無所不易在今日所當辨者顧不在夫朱朴優劣乎何待陸王而後辨也其謂不可攻者則曰爵祿可辭亦是難事彼有恬退一節高人數等雖有毁經之失不可攻也若如是言則古之異端亂道爲聖賢所擯斥者豈皆紆青拖紫蠅營狗苟者耶孟子所憂正在其橫議處士以其處則泰山嵁巖之高其蹈也以其潔則聲色臭味之不交於心也獨其學仁義而少差其占分數頗

廣遂以此被無父無君之律而莫之敢辭天討有罪豈以其恬退而少緩之哉然則其以爲不足攻者立論高而慮患淺不能爲生民立道者也其以爲不可攻者眼孔小而論人窄未始知其成人之道大難者也左右之操奪出入久矣亦知夫西溪本末乎向者爲沐猴舞於平恩侯第者非異人也而今之隱几非昔之跳踉則與其潔不追其旣往長處還他長處其恬退一節實錢若水不愧比諸今世患得患失愈彈愈起者類則故自超絕仍遂以此而便許其萬慾俱淨則猶有合商量者程子罵周行已曰禽獸不若朱

子演其義曰人最不可曉或有奉身儉嗇而愛官爵或有奉身淸苦而好色纔有病便不好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爵雖弒父與君也敢若作對語則只愛女色亦將何所不至乎好色固人之所欲而最不可是只之一字今有人焉合錢若水周行己而爲一人則喚作如何人吾將曰半淸半濁底人也今有合錢若水周行己尹黑水而爲一人則喚做如何人吾將曰一陽二陰人也然自其慕者而論之則必將曰勇如錢若水賢過朱紫陽則亦何妨尹彥明知之乎竊聞其師生之間陰相付授大抵是知亦何妨底意而

精慾情

又有甚焉者陽明之役有顏山農者講道江湖間以一慾字作爲法門宗旨其法有流來東土者鈎也得之乃演其旨曰男女精慾天也倫紀分明聖人教也天高聖人一等我則從天而不敢從聖人若作這般見解則亦難以口舌爭蓋道之所在固難言其師之有不修而亦其身之懶於窒慾則寧欲以此爲道理遂相效習以至是耳左右以文字受知於西溪至蒙高過翠軒之奬則其恩大小輕重宜如何報其將沒身剡心益尊其所聞而已然不有日當仁不讓於師而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乎不佞竊素愛慕

左右今輒進一忠言曰為朴有道學其為錢若水而不學其為禽獸不若之周行己毀經侮聖之尹黑水其如是庶乎其不差矣

三淵集卷之二十二